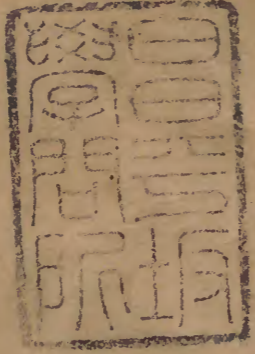


彙列史料後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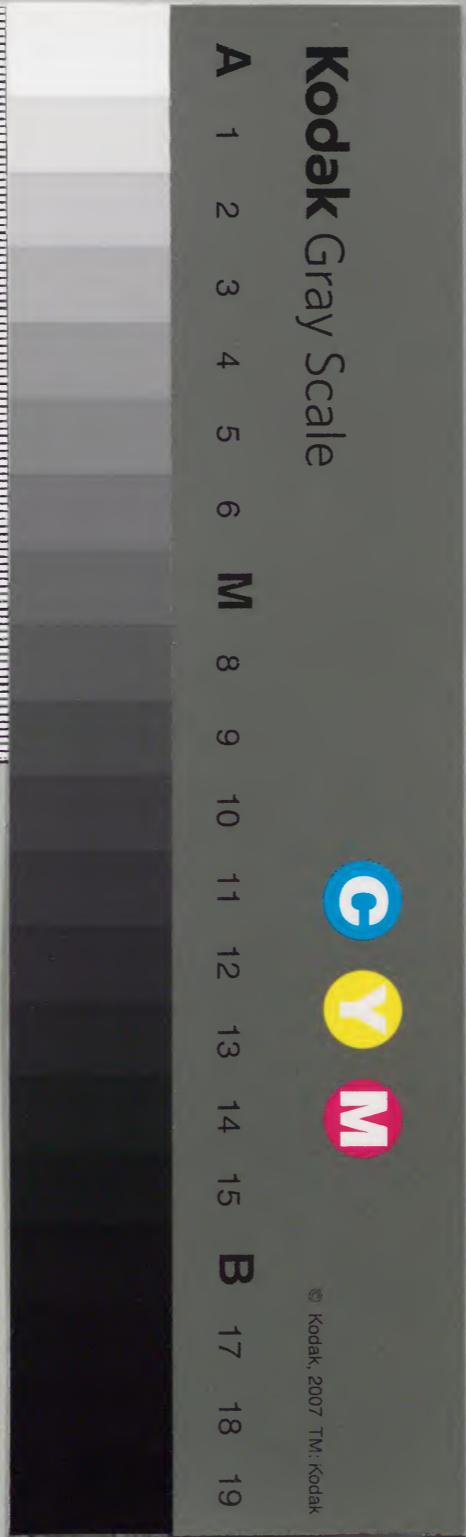


			五	漢書門
	一	四	一	
三	二	八	五	
冊	架	函	號	類

庫文閣内			
三	五		漢
六	一		書
九	三		
架	冊	號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5135
冊數	30 (22)
函號	287 139

廿六之八



綴じ部(喉部分)の文字等が開きが不鮮明な場所あり

舟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六

國朝叢記

漢學文庫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權貴狎侮

苑洛雜識載內閣李文正楊文忠曹元諸公邀
張吏部綵遊郭西寺看牡丹冀申繾綣躬至張
第張不出凡二茶許使一介傳命曰請先行嘗
後至也李公既出面若死灰顧揚公曰張西麓
乃以辦事官待我曹不久逆瑾事發張至磔死

以為異若余所見嚴相子世蕃尤偃蹇無狀時
少傅徐公少保李公出直所相訪停堂中良久
乃傳語曰請緩之中酒頃小卧足乃起又久之
曰深酒不能起以午未間相見可也如是以為
常若部院諸公謁辭有停至三四日者不敢示
倦色諸曹至直所以事白嚴相初尚曰與小兒
語未至後則曰與東樓語未東樓者世蕃別號
也即不見世蕃嚴相亦不敢決也

嚴氏富貴

嚴世蕃積貲滿百萬輒宴共酒一高會其後四高
會矣而乾沒不止嘗與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
居首等者凡十七家雖溧陽史恭甫最有聲亦
僅得二等之首所謂十七家者已與蜀王黔公
太監高忠黃錦及成公魏公陸都督炳又京師
有張二錦衣者太監永之姪也山西三姓徽州
二姓與土官貴州安宣慰積貲滿五十萬以上
方居首等前是無錫有鄒望者將百萬安國者
過五十萬今吳興董尚書家過百萬嘉興項氏

將百萬項之金銀古玩寔勝董田宅典庫貨產
不如耳大璫馮保張宏家貨皆直二百萬之上
武清李侯當亦過百萬矣

納伊王賄

伊王有厲跡為臺使者監司持之急初以二
萬金餽世蕃事轉急以八萬金繼之無何而相
嵩罷世蕃遠戍王使旗校二十餘人至嵩家
索所餽金嵩置酒款曲曰金誠有之為兒曹費
盡行請先以二萬金為謝過一歲來此更可得
二萬金旗校喜過望嵩乃悉出上所賜金有

印識者與之而晨使人報郡曰有大盜若干夜
持刀脅我公取金去矣急跡之可得也郡發舟
兵以嵩奴為導追至鄱陽湖而獲之發其篋藏
果其賜金也諸校噤咍不能對悉下獄論死未
幾而嵩父子敗王國亦廢

挾裕邸賄

穆宗在裕邸時邸中例有給於常祿外積三
歲戶部弗敢請歲用窘甚承奉謀之曰非賂世

蓄不可也請王帑得千金更貸之中貴人得
五百金以王命謁世蕃而致焉世蕃欣然受
之以屬戶部郎予三歲給如約世蕃時誇於人
曰天子兒行金我誰敢不行金者華亭公每
談其事輒吐舌曰世蕃膽真大於天

嚴氏侈具

嚴世蕃當籍有金絲帳纍金絲為之輕細洞徹
有金溺器象牙兩金觸器之類執政恐駭上
聽令銷之以金數報而已有大同僉事董姓者
以人雙陸餽世蕃蓋飾女童三十人分紅白緋
衫二色織紫絨扇為局每對直當食子則應移
女子抱當食者出局世蕃為之啓齒然數日後
竟屏不用

相府蓮花牡丹

嚴相居跨三四坊甲第十餘所中自為街巷嘗
於最窪處曰臭水塘者出其瀦穢而池之周還
十餘畝列植垂楊桃杏之屬於隄中蓄魚日俟
其父出直輒延徐李二相成公兄弟陸都督編

張褐蓋縱聲樂為宴飲使漁師打網以為樂江陵後僅得其中大第一園及茲池而已池種蓮然以水瀉鹵不甚茂錦衣諸大帥合醵寘蓮花千餘盆賂守池者值江陵入朝而布之池追請觀蓮花江陵領之為一舉觴而心知所謂不復問自是復醵置牡丹百本亦俟江陵入朝而植之請遊如故事江陵乃奉母夫人一再賞翫歲以為恒

燕中中貴人以湯及大火酒寒中迫牡丹使開

方元旦奉

上及

慈聖為宴樂每進

上

相府祝釐

萬曆十年江陵久疾不愈六部大臣九卿五府公侯伯俱為設醮祝釐已翰林科道繼之已吏禮二部屬繼之已他部屬中書行人之類繼之已五城兵馬七十二衛經歷之類繼之而同鄉門生故吏有再舉至三舉者每行香宰官大僚執爐日中當拜章則長跪竟夕弗起至有賂道

今州志卷三十一 行集 五
士俾數更端以息膝力者所拜章必書副以紅
紙紅錦幕其前後呈江陵偶頷之取筆點其麗
語自是爭募詞客不憚金帛費取江陵一頷而
已不旬日南都做之尤以精誠相尚其厚者亦
再三舉一中丞誇於人三舉而吾與者三今膝
煙矣聞山東兩臺司道俱即東嶽祝釐漕河亦
建醮而楚之太和衡山可知也

却煖耳

故事

上許百官戴煖耳則皆戴之於紗帽以

朝時江陵相多服房中藥燥發頭目間或却
戴則次相以下無敢戴者六卿至庶僚其自左
序上有煖耳則手去之不問上之戴與否也
一御史偶與其僚語而忘之朝罷後眾相顧其
首而笑御史覺以手捫之大驚悸無人色徬徨
者累日寂不見江陵問乃稍自安

首而笑，嗚呼！史以手附之大驚，對無人色，對
 一，嗚呼！與其新結而試之，嗚呼！對衆，嗚呼！其
 事，士亦歎耳，限未去之不聞。士之漢與否，出
 漢，限亦臥，以不無煩，漢昔六，嗚呼！至燕，對其自
 嗚呼！心，嗚呼！多，嗚呼！中，藥，嗚呼！發，嗚呼！目，嗚呼！

權幸備恣

劉瑾擅權時，每上視朝，畢羣臣向東北，斜一
 揖為瑾在。上左也。人謂瑾曰：「站的皇帝謂。」

上曰：「坐的皇帝。」諸遠外衙門封事，投通政司者，
 曰：「白本。」以紅紙具揭，接瑾曰：「紅本。」

紀綱從籍，故晉王沒其黃金盆罐器皿，從籍，故
 吳王沒其真珠龍袍翼善冠紅鞋玉帶，每朝退
 輒御之，令家人真保道真吉祥等行酒，俯伏呼
 萬歲。

錢寧每投刺自稱皇庶子朱寧

南城返正石亨進封忠國公其家人石溟石永興王亮為錦衣衛都指揮使石冲石濬為都指揮同知石綱范進石縉為指揮僉事石金石溥石洵為正千戶餘為百戶者數十人

錢寧嫁女從奴數十人皆列錦衣指揮千百戶銜壻三日報謁酒甫再行寧令家人捧一盒至壻前曰以此餉吾壻啓之則都指揮同知牙牌也壻即席再拜佩之明日入朝人亦莫敢

餘始冒功籍三轉至其官

萬貴妃之兄故都指揮使通庶子從善二歲拜錦衣衛指揮使都督喜抱義兒弄之僅四歲拜錦衣衛指揮僉事錢寧之子永安六歲以父功授右都督錦衣衛帶俸尋賜稱體蟒衣玉帶又瑾盛燄時工科都給事中許天錫自縊死兵科給事中周鑰以使事至淮安貸知府趙俊銀初許之既而爽約事迫自刎死戶科給事中都夔覈榆林功次擬賂瑾不能辦自縊死

正德三淫人

正德間有三淫人皆可笑可恨逆瑾之鄉人劉介者自撫州守召為太常少卿繼娶美而艷張綵時為吏部侍郎欲奪之過介而問曰我有求於若肯從我我乃言之介曰一身之外皆可以奉公綵曰我所求者新嫂也公已諾矣介錯愕不知所對俄而昇夫至則立迫之登輿矣綵又欲奪平陽知府張恕妾恕不肯與綵令御史張倫以查盤致其罪戍恕迫而出妾以贈始得未減余嘗於考誤赦介妻事以為妾也

鎮守陝西太監廖鸞之弟錦衣衛指揮鵬以驕侈僭橫得罪於中貴人忽有旨封其宅舍限五日逐之南京居住謀於其妾四面觀音者曰無憂也請見朱寧而解之乃行金賂寧之閹者使止門旁寧歸則盛服而出拜且泣寧驚問曰夫人何人也曰妾廖鵬之貳某也寧素耳其名且艷而悅之問何為也曰請得間有所告與偕之書舍而酒食焉私之大懽也乃從容言見逐

狀寧搖首曰不易也但止此五日而歸則寂然
門司無趣行者出治事如初寧自是修石經峪
每還往過鵬輒大張具飲竟宿留嘗從容謂鵬
曷贈我鵬曰婢子得侍巾櫛幸甚第聞之妻不
如妾妾不如妓妓不如偷鵬固父之外館也捐
以侍父則不獲效一夕杯酒敬柰何寧益愛暱
之鵬勢益張後俱伏法妾猶以色為他豪狎蓋
時對人言之削籍御史薛鳳鳴者家寶坻得罪
其所愛妾故與朱寧通而右之會為御史所持
急妾乃具魁鼓院自刎死寧怒甚悉逐御史而
出鳳鳴且以其罪罪敵者工部郎中趙經素貪
淫以營乾清宮盜金巨萬多蓄歌姬縱酒淫樂
嘗致寧而見之後經病髓竭死寧使校士據其
第出其棺與妻俾亟就道而籍金與歌姬悉有
之

又京師人張龍者始以通政叅議降嘉興府同
知居喪與鄰婦張氏狎而強納之其夫蔡三者
憤甚走事大璫將籍以甘心焉龍聞之遂偕章

氏盛供具移之璫所跪拜歌飲至暢乃前叩其
膝曰新兒定何如勝舊兒否謂蔡三也璫大笑
呼蔡三出和解之龍遂與章歸見人則噓談以
為得計云

三克豎彈章

正統十四年都察院左都御史陳鑑合諸大臣
廷啓司禮監太監王振本自刑餘幸居內侍素
無學問豈有經綸誤蒙 聖上眷顧隆於師保
倚托重於丘山自合竭誠守分以圖補報豈期

恃寵狎恩奪 王上之威福懷奸挾詐紊 祖
宗之典章每事不由 朝廷出語自稱 聖旨
視勳戚如奴隸用 太子為門生中外寒心縉
紳側目賣官鬻爵則賄賂大行恣毒逞兇則誅
殺無忌孕婦被剖童稚遭屠傷天地之至和致
官殿於回祿邇者明寇犯邊止宜命將討罪緣
振乃山西人因見大同有警逼脅 聖駕親征
備歷艱危躬冒矢石既欲保全其家又欲先幸
其第增一己之盛勢屈 萬乘之尊嚴彼時文

武群臣恐陷不測上章懇留 皇上畏其強復
 不臣不得已而強行輿論皆欲駐蹕宣府被振
 逼脅抵大同兵柄在其掌握總戎懼其威權親
 信小人欽天監官彭德清不擇善地駐劄以致
 遇虜犯蹕邀留 乘輿扈從官軍肝腦塗地
 宗社為之震驚臣民為之痛憤原其罪惡雖殄
 滅其族籍沒其家亦不足以上回 列聖在天
 之怒下雪全師覆沒之冤况振一門貴盛素無
 汗馬之勞屢肆姦回尤甚指鹿之詐馳馬入正
 陽門有跋扈不軌之心度僧住隆恩寺皆奸詐
 無賴之輩擅殺諫官則劉球之忠良受害怒誅
 大臣則齊韶之處決非時兵馬范質為挾私讐
 而枷項御史李某因嗔不跪而充軍及柴文顯
 等因有疆場之罪過施慘酷之刑指揮受其箠
 楚致死內官被其非法加誅所厚太監郭敬私
 遺胡寇兵器則潛為蒙蔽所任尚書王驥遠征
 麓川無功則畧不加罪欲使其姪王山專錦衣
 之柄故遣指揮徐泰為南征之行管家內官陳

皇朝史稿

後集

十一

璵為其聚斂珍貨侷於府庫 上天譴罰焚其
 私藏振恬不知畏怙奸稔惡愈肆貪婪廣置塌
 房莊所田園馬坊侵奪民利不輸 國課信用
 無籍之徒多為家人名色倍支官鹽船掛黃旗
 府縣官員望風拜跪委任匠役等輩挾其聲勢
 出入其家求謀請托遂至豪富縱姪王林等淫
 亂暴橫強擡良家子女奪占鄰家地基甚至搬
 擡官物出入朝門守衛官軍不敢盤詰邪佞投
 之則生善良悖之則死勳臣多結為姻親擄壯
 悉布為牙爪養群馬於內廐僭服用如尚擄壯
 婦之喪孫婦之葬越禮制而犯分雖王者莫能
 及罪惡滔天擢髮難數怨聲動地粉骨莫償雖
 三尺之童恨不寢其皮飲其血六軍之衆皆欲
 剗其心剖其肝臣等切思天下者 祖宗列聖
 之天下也有此奸賊幾至傾危若不明正典刑
 則 親王宗室及四海臣民皆痛心扼腕寧無
 異議之可慮乎復恐此賊潛匿偷來於諸司
 緝捕得獲萬剗其屍以伸天下之憤以釋神人

之怒仍將其九族誅夷籍沒家產財物貨寶給
付陣亡之家發其祖宗墳墓暴棄骸骨庶幾可
以固臣民之歸心鼓三軍之壯氣勦逆虜之強
暴解 聖駕之拘留 宗社復安端在於此不
然無以警戒將來人皆解體

成化十四年內閣大學士商輅學士萬安劉珝
劉吉言近日伺察太繁法令太急刑網太密官
校拘繫職官事皆出於風聞 搜檢家財不
見有無駕帖人心洶洶各懷疑畏内外文武重
臣托之為股肱心膂者也皆不安於位百司庶
府之官資之以建政立事者也皆不安於職商
賈不安於市行旅不安於途士卒不安於伍庶
民不安於業承平之世豈容有此蓋緣 陛下
委聽斷於汪直一人而汪直者轉寄耳目於群
小群小之中如韋瑛者自言親承 密旨得專
予奪百官進退盡在掌握擅作威福虛張聲勢
其間同惡相濟如王英者則以附已而薦之稍
存公論有所諫直者則以異已而黜之如狼如

虎肆無忌憚傷害良善虧損國體大為聖德之累陛下若謂防微杜漸不得不然則前數年間何以帖然無事往者曹欽之反皆由遠果生事有以激之人所共知可為明鑒祈聖壽於萬年保皇圖於不拔其端皆在於此臣等謹條陳大畧以聞○一舊設行事人員專一緝訪謀反妖言強盜人命及盜倉庫錢糧等大

事今西廠撥尋細故凡街市鬪毆罵詈爭雞縱犬及一時躲避不及者或加捶楚或煩責

聽置於重法以致在城軍民驚惶不安○一職

官有犯緝訪得出請旨拿送該衙門問招明

白有罪者奏請發落供明者請旨還職係是

定制今聞西廠將廣西勘事郎中武清自通州

聽選方面官劉福自歆家俱拿到廠監禁數日

輒又釋放且武清係五品官劉福係正三品官

擅拿擅禁恣意所為紊亂朝政莫大於此○一

官員犯罪追贓者法司自有成規今西廠擅封

兵部武選司門以後遇官員有犯未曾問招先

將本家門封閉或夤夜越牆進入摻檢財物或
將命婦剥去衣服用刑辱打被害之家有同抄
劄若從此不止後或有姦人強盜假名害人者
真偽何由而辨○一京營管軍頭目俱係朝
廷托以重寄之人其公私勤惰朝廷自有賞
罰今聞西廠不論有無事情一槩令人跟緝緝
制以致各懷危疑不安○一各處鎮守總兵等
官乃一方安危所係既被選用當任之無疑待
之從厚其或有事不得不差人體察事畢即
今聞西廠各處差人探聽事情彼其聞知寧不
慮恐禍及退縮自保誤事非輕○一各布政司
多有王府所在今西廠差校尉分投去行事
不但官司驚疑各王府亦未免自危恐事生
不測○一河道係兩京各處錢糧貨物經由之
路要在通行不宜阻滯今聞西廠官校分布沿
河一帶遇有船到即加盤問問有公差官員被
其摻檢以致往來客商軍民人等聞風驚疑有
未起程停止不來者有在中途寄放回還者以

此貨物不通將來 京師公私費用何以仰給
抑恐奸盜假此梭盤刻人卒難禁止○一朝廷
威福不可下移自立西廠之後汪直每日出外
隨從之人數多但遇官員人等無不喝令下馬
雖大臣亦謹迴避如兵部尚書項忠當早朝鼓
響伺候之時即令校尉在左掖門下呼叫項忠
不得已朝罷被校尉擁逼而去其欺凌大臣如
此至如法司郎中御史等官每遇弔查文卷俱
要親齋赴廠竟日伺候不得一見又如東西
長安門牌上用黃紙帖寫人監汪傳奉 聖旨

不書其名見者無不驚駭○一百戶韋瑛係無
籍小人夤緣銜事又引進譎詐小人王英結為
心腹專一訐人陰私以圖信任凡前項拿人放
人擅封門戶搜檢家財凌辱婦女驚動人心紊
亂朝政等項俱二人所為若不早為除革一旦
禍興卒難消弭伏望 皇上斷自 宸衷革去
西廠罷斥汪直間住以全其身將韋瑛王英拿
送法司會同錦衣衛推問明白治以重罪如此

則人心可安天意可回

正德五年七月六科給事中謝訥十三道御史
賀泰等奏太監劉瑾罪曰近者寘鑑謀反由劉
瑾差官丈量田地剥害軍民故彼得借以為名
幾危 宗社罪一私藏軍器偽造御璽扇中藏
刀出入 禁闕陰謀不軌罪二掘郊社後土以
營私室罪三今春下赦瑾以恩非已出復矯詔
沮格充軍者仍解原衛罰米者仍令追納冠帶
開住者仍令革去羅卒取回首仍遣四出新刻
為民者仍復引用播弄威權違背 詔旨罪四
寧府已革護衛瑾受賂准復罪五諸司章奏皆
關白而後行在外鎮巡官奏事皆先以揭帖取
進止於私宅或先受以旨中外傳播及次日奏
下無一字異者人呼瑾為立地皇帝罪六羅致
占候者與私語及天象有變奏聞輒加責四方
災異阻弗奏罪七非罪濫及良善三四年來枷
號死者何止數千人罪八受神瑛賂封涇陽伯
怒陳熊謝薄革爵沒產罪九以焦芳劉宇曹元

張綵為心腹楊玉石文義為爪牙孫聰張文冕
為刀筆宇初任巡撫瑾受賂數萬得入掌院旋
遷尚書入閣其子俸拜瑾為父濫授指揮次子
仁傳奉為庶吉士尋授編修焦芳朋比黨惡其
子黃中及鄉人胡纘宗俱傳奉檢討又變成法
多刊制敕二道未及一年黃中傳陞編修又陞
侍讀內外官不時訪察任之忘黜陟罪十用侍郎
韓福肆虐湖廣饋銀至十餘萬兩盜賊緣此
起又革四川江西兵備鄖陽巡撫無以制盜

十一都御史劉憲劉孟以小過械繫憲死獄中
孟枷部門順天府府丞周璽與楊玉有隙文致
其罪死於杖下故都御史錢鉞王嵩尚書秦紘
通政強珍數大臣皆以私怨籍沒其家罪十二
陞遷官員拜謁門下仍致賂遺謂之謝禮否則
輒加罪譴朝覲官至京索賂動以千數謂之拜
見禮各官回任倍取之民以致民窮盜起罪十
三內外官員不分公私過皆追奪誥敕罪十四
官員罰米動至數千少亦不下數百雖年遠身

故不免又各倉糧草有浥爛虧折者械繫歷年
巡撫都御史加倍責償罪十五以嚴刑峻法箝
天下之口臺司科道皆不敢言罪十六緝事校
尉分道四出所過有司莫不郊迎厚賂賢否禍
福繫其一言天下騷動罪十七增陝西等處解
額改會試南北中卷又因私忿令餘姚萬安新
城三縣不選京職巧立擴充政事名目改調翰
林院官罪十八曹雄子謚為堊姪壻先以輸粟
監輒立改文就武名目陞千戶罪十九乞亟
賜誅戮上以慰祖宗之靈下以雪臣民之憤
按此三兇豎彈章出於倉卒其罪狀十不能
二三耳而十常侍魚李程仇章梁之惡已不
足言天下大事不危於累卵乎而縣官不動
聲色籍之驅之磔之若承蠅掃葉無難者此
固祖宗在天之靈宗社無疆之慶而一
時聖主英斷固不可誣也

紀綱罪狀

該都察院叅看得錦衣衛掌衛事都指揮紀綱

儂薄駟僧陰歐陽却攬把蠶尾包藏虺心積稔
惡極未易指數按綱前後使腹心幹偽為詔下
諸司鹽場勒鹽四百餘萬還復稱詔奪官船二
十艘牛車四百兩載入私第又即獄喝持大賈
數十百家家索賂不等為黃金三百五十兩白
金二千兩鈔四十五萬貫帛千五百疋又挾詐
取交趾使黃金八十兩金盆一異寶二十枚奪
民人倪貴第舍莊宅十七所計直二十餘兩匿
縣官予民地八所直二十餘萬從籍故晉王乾

沒黃金五百兩金盆一寶劍二白金鞍轡二
從籍故吳王沒御龍服王冠還輒衣故王冠服
坐高坐置酒命優童真保道真吉祥等效伎樂
奉觴上壽呼萬歲徐勞卿等無恙敬奉卿之觴
綱諸所用金裝八寶環八寶帽飾玉盞玉水池
研珊瑚犀毗王束帶紅輔林玉石馬几咸飾交
龍日月星斗度如乘輿又上所怒內侍古
班當下綱論棄市者輒將至家具洗沐好食之
陽為言見上赦若誘取金帛且盡更數日將

至市僂之而先日以行刑報嘗喜道姑陳氏姿
 首欲買置勝為都督薛祿所先怒之遇於大內
 持釁擊祿首腦裂幾死祿懾不敢言綱家蓄
 養亡命耗山劉等多造鐵甲弓弩萬計腐取良
 家子十八以下數百人充左右役詔選婕妤才
 人既試可令暫出待選綱輒簿錄其尤者納之
 別以次塞莫敢問吳人故大豪沈萬三子文度
 萬三生嘗伏法 高皇帝籍沒其家所漏資

尚富而文度為人把持其短患之因綱舍人
 伊見白進黃金百兩 金千兩龍文被一

角一株奇寶十具異綈綺四十疋願得從誓御
 列為外府外廐歲致粢六百石鈔二十萬貫醞
 百石布帛以時進食解羞果以月進綱許之仍
 語文度吾後庭未充若為我吳中徵好者不為
 數文度因是挾綱什五兩分處閭室無誰何者
 綱自唯威日重且迫 上冀得所欲當端午
 上射柳綱私其司射鎮撫龐瑛曰我故射不中
 而子折柳鼓噪竟射無紕者綱乃喜咤曰是無

能難我矣按綱為天子腹心臣負委任妄意不軌擢綱髮不足數罪罪誠當萬死其僚指揮敬江千戶謙春鎮撫瑛比周為誣罔當死并諸應從坐人以輕重受條

嚴世蕃獄詞

御史林潤逮嚴世蕃羅龍文至京仍疏列世蕃居鄉奢僭淫虐諸不法狀甚具詔下法司訊狀刑部尚書黃光昇等乃總摯潤前後奏詞成獄辭之言世蕃負性皆逆橫恣不道生死

廷之威刑乃敢假之以恐喝於外爵賞國家之名器乃敢鬻之以歛貨於已自中外有司以及九邊文武大小將吏歲時致饋名曰問安凡勘報功罪以及修築城垣必先科剋銀兩多則鉅萬少則亦不下數千納世蕃所名曰買命每遇大選急選推陞行取等項輒徧索重貨擇地揀官巨細不遺名曰漏缺及已陞官獲任即搜索庫藏剝削小民金帛珍玩惟所供送名曰謝禮甚者戶部解發各邊銀兩大半歸之世蕃或

未出都而中分或已抵境而不送以致士風大
壞邊事日非帑藏空虛閭閻凋瘵貽 國家禍
害迄今數歲未復曩年逆賊王直勾倭內訌罪
在不宥直徽州人與羅龍文姻舊遂送十萬金
世蕃所擬為授官凶藩典摸陰冀非分世蕃納
其重賂公為護持向非 聖神威斷亟從誅僂
雷霆不測幾致縱賊殃民貽憂 宗社江西南
昌倉場一省積貯所繫世蕃惑于醫官彭孔邪
謀謂其地乘王氣遂拆毀廢廡建府第其中重
墉九區規制擬於 王者又以揚州財藪地當
南北之衝創造違式第宅縱家奴嚴冬在彼管
業侵占民產網奪商利諸所專擅僭越淫佚荒
忍之事擢髮難數 陛下曲赦其死謫充雷州
衛軍不思引咎感恩乃鞅鞅懷怨望安居分宜
足跡不一至戍所龍文亦自潯州衛逃歸相與
謾言咀呪構煽狂謀招集四方亡命奸盜及一
切妖言妖術天文左道之徒至四千餘人治
宅為名陰延諳曉兵法之人訓習操練厚結刺

客十餘人專令報仇殺人協制衆口至於蓄養
奸人細作無慮百數出入京城往來道路絡繹
不絕龍文亦招聚王直通倭餘黨五百餘人謀
於世蕃班頭牛信亦自山海衛棄伍北走擬誘
致北虜南北響應而世蕃子紹庭以帶俸錦衣
在京窩引前項刺客細作朝夕訶伺其父嚴嵩
溺愛滅法留世蕃原籍乃敢崇飾偽辭奏祈釋
成欺罔不忠莫此為甚所據世蕃所坐死罪非
一而缺望訕上尤為不道請同龍文俱比擬
子罵父律處斬世蕃量追贖銀三百萬兩龍文
二十萬兩所侵南昌倉地仍沒入官揚州第宅
責令彼處官司變賣價銀解部其強占民間田
產給還原主其子孫通籍在官者逐種惡流法
當削奪逆黨彭孔等後匿科索等賊及朋謀亡
叛等情與其家奴嚴珍一等窩藏強盜陰養刺
客霸奪人妻女房產田土等事宜悉下江西撫
按官嚴提重究獄上上曰此逆情非常爾等
皆未研究只以潤疏說一過何以示天下後世

其會都察院大理寺錦衣衛從公鞫訊具以實
聞於是光昇等復勘實以交通倭虜潛謀叛逆
具有顯証前擬未盡其辜請亟正典刑以洩天
下之憤得 旨是逆情既會問得實世蕃龍文
即時處斬所盜官銀財貨家產令各按臣嚴拘
二犯親丁盡數追沒入官毋令親識人等侵匿
受寄違者即行捕治嚴嵩畏子欺 君大負
恩眷併其孫見任文武職官悉削職為民餘黨
逆邪盡行逐治毋致貽患餘悉如擬疏內不言

逆本是何法制姑下問已而江西按臣鞠勘彭
孔及嚴氏家奴得其殺逆奸盜推埋殺人及奪
民田土子女侵匿嚴氏工料銀罪狀論孔等六
人坐死繫獄其家奴嚴進壽等二十七人各遣
配有差

籍沒權貴

國家籍沒權貴貲產助臣則涼國公藍玉曹國
公李景隆忠國公石亨咸寧侯仇鸞文臣則少
師嚴嵩武臣則錦衣都指揮紀綱都督錢寧太

保陸炳平虜伯江彬中貴則內官太監袁琦司
 禮太監王振曹吉祥劉瑾張雄張銳畢真李彬
 之屬及今馮保而其富無過於振瑾彬寧嵩保
 大家第震澤長語所載瑾金銀之數太多出於
 理外故不敢信而於史乘攷誤畧辯之

長語又載籍沒朱寧之數金十扛共十萬五千
 兩銀二千四百九十扛共四百九十八萬兩碎

金四箱碎銀十櫃金銀湯盞四百金首飾五百

十一箱珍珠二櫃金銀盞四百三十副玉帶

二千五百束金條環四箱珍珠眉葉綵緞七

鳥木盆二花梨盆五沉香盆二織金鶴二對織

金蟒衣五箱螺鈿屏風五十座大理石屏風三

十三座圍屏五十三扛蘇木七十三扛胡椒三

千五十石香椒三十扛段疋三千五百八十扛

綾絹布三百三十扛錫器磁器三百扛佛像一

百三十櫃又三十扛祖母綠佛一尊銅鐵獅子

四百車銅盆五百古銅鑪八百三十古畫四十

扛白玉琴一金船二白玉琵琶一銅器五十扛

巧石八十扛按憲章錄以為江彬家財初以為
薛之誤乃實錄於錢寧傳第言金寶之多而不
餘萬兩其為寧為彬不可知也

島木益二出藥於...
二千五百束金...
二相子干紀

二相子干紀

正統中楊文貞公士奇在首揆其子稷為鄉人
奏其貪橫不法數十事逮至法司究治時文貞
病矣都察院請併治之不許仍以 敕慰文貞
尋卒而稷竟論斬庾死於獄

正德中南海縣民譚觀海者坐法誅家有田百
餘頃為富人楊端等侵占觀海之子振遂以獻
大學士梁儲子錦衣百戶次攄故罷職尚書戴
縉子仲明及豪民毆陽元李閏成為業遂併獻

楊端等祖遺產次攄與仲明等益募郡徭悉佃
種之端不勝忿以家衆與譚氏鬩殺其幹四人
自是譚楊相讎攻無已而他受獻者謀盡殺諸
楊以快其忿且絕後患請於次攄次攄時已躡
遷本省都司許之於是率諸佃徭夜厲刃縱火
攻楊氏悉殺之并殺其鄰居異姓男女二百餘
人焚其室廬鹵其財蓄楊之黠婦有匿塘澗以
菱芡自蔽免者訴撫按合監司勘問於是南址
刑道交章劾梁縱子殺人乃命給事中劉昶

刑部郎中張文麟往會撫按覆勘元與閏成但

稱謀出次攄仲明次攄等亦已輸服昶故錯綜
其辭以為他日道地及疏上下三法司坐元閏
成等凌遲情罪而別為次攄等請上裁有
旨仲明發南樂府編管次攄發邊衛立功五年
完日帶俸差操餘如擬仍寘梁公不問天下聞
而駭之恨之國史備載焉

二貴介偏嗜

梁次攄奢恣豪酒喜肉無論而其所甚好者東

人臂股或陰莖使迫急而以針刺之血濡縷高
數尺至丈則大叫稱快又令積綿於樓之庭與
檻齊已跨檻而出墮其中藉厚不傷而綿累體
若繭者使人爭解之以為樂又駙馬都尉崔京
山侯之子十六為錦衣指揮好殺猪日縛數十
口乾金魚池臨而殺之觀其血漂湧及叫聲則
樂舞出藏金散賞屠者及左右不二年數十萬
金都盡乃死或云京山嘗以私忿杖殺屠者一
日觀其入室方驚愕而子已出縛此報也

重臣狎妓

威寧伯王越在成化中以文臣累建大功其師
三邊也嘗入朝秦王王宴之因請曰大王幸
宴臣而不備禮若何王恠問之乃曰不命女伎
非大宴也王謝曰不敢耳因命教坊進妓徵歌
飛白甚懽復前請曰為大王吠北門良苦柰何
不以耳目之美一酬老臣王曰惟所命之越即
擇佳者十餘人再拜携之而出後罷流安陸赦
還濬而三原公恕以太宰召過濬而訪之公時

望重朝野越留之坐甫定出酒酒三行女妓携
 樂器紛然而出三原欲起越挽使更坐曰卿自
 用卿法我自用法勿疑也三原素性剛嚴然
 憚越勇恐巨測叢暗不安者竟暮

王諭德維禎言晨過何中丞棟值其生辰宴客
 而留維禎飯且曰能少留以待諸公乎其綠窓
 朱戶坐而理絲調竹者皆家姬也外舍黛綠者
 三十餘人皆徵妓也王托故而出然未嘗不心

羨其樂何尋與許中丞輕車輿裘時過所幸
 宋氏錦時人為屬對曰微服而過宋何許子也

不憚煩卒莫有對者

胡少保宗憲按宣大時益醜酒嘗與宣府之總
 兵某者醉角力各持一肩輿扛為扞總兵遜之
 宗憲乘勢推其腦破悶絕宗憲乃自縛侍衛其
 傍傳以百金良藥得不死其在湖廣復以燒酒
 強灌巡撫屠公昏眩口鼻流血復泣而手湯藥
 解之素自負嫪毒之具醉歛坐肩輿中以手磨
 弄之東西溺昇夫及從官肩咸掩目而笑故自

若也其督浙師破徐海與視師趙文華等置酒
高會使所虜海營伎十餘行酒至暢及夜分裸
而淫其所屬意者嘗以宰夫炙肉不時具叱出
宰之又過巡撫都御史阮鶚飲而觀其門役美
俟休沐輒募取之鶚不敢問一日亦過胡飲見
役而注目焉及胡之洩也與耳語媿媿至揮泪
胡還觀之媿罵欲歐鶚鶚報詈且趣出胡怒甚
即擣鼓發旗牌反縛役狗於軍使梟首已頽然
熱寐矣醒而後悔使求之幸其未死也與之金
而俾之逸相嵩之義孫錦衣都指指使鶚請
過杭胡張宴於別院大合伎樂暮薦其麗姝宿
鵠曰令未有是也如何胡曰公難我乎請為子
先因亦擁一姝與鵠對宿質明而後返時宣大
總督楊順狡險貪殘過於胡而才不及也慕其
事每宴必集女伎數十歌呼達旦以為恒
錢塘女伎至多可數百人胡少保宗憲開府日
值守令以下出迎春俾張宴江館召織造太監
及探木郎中李方至時相李公子禮部主事元

同飲以待春過使適進而觀之選女伎二百侍
 飲每十人則以佳者一人領之使捧酒炙樂器
 之屬傍不設几案亦無他執役者浮白歌呼謔
 褻至不可聞見且暮矣袖五金出以為賞額中
 貴人亦出五金胡以為少曰天下法錦皆在公
 手遂乏纏頭耶李郎中亦出五金則還之而代
 之賞曰若官貧無以為也禮部袖一金胡大笑
 曰相公子何齷齪乃爾且一月來所居間奚啻
 一音鄭諸水而代之賞日已暝張燈火鼓里鼓
 吹絲竹振天女伎夾道跪送傳呼不絕

四大臣駟俠

曹州陳都御史九疇以將畧樹勛寧夏最有聲
 而見忌王瓊桂萼不獲用晚都縱誕聲酒嘗宴
 客不給輒從一騎出百里外必有所獲而歸人
 亦不敢問之

高中丞捷者新鄭相拱之第三兄也少輕俠武
 力捷人既舉鄉試矣猶與群盜走捷馬剽剝行
 旅金帛盜捕得所引輒稱高三叔而匿其名與

居址既成進士乃稍稍解居官所至以威嚴治
辦稱每坐堂皇問事胥吏皆股栗無人色敲榜
之下流血盈庭談笑自若後自南院罷歸
至夜分盜意其厚藏謀劫之司警者以報捷令
洞開大門手舞雙刀一力士持鐵棒翹而出刃
光如月燦疾若風盜數十人皆奔跌原野間有
俯伏者呼而曰三叔尚雄武如是耶捷笑而呼
使入莊大作餠餅酒炙飲食之亦有舊識者分
予之錢帛叩頭別去三四少年遂委質為高家
如終身

左都御史劉燾與按察副使尹綸皆嘉靖戊戌
進士也二人皆有武力善騎射而燾於技尤精
綸將計偕而橐中無一錢從少年陸博勝之得
十金買一馬就道至百里外則得善馬抵都而
橐裝滿矣蓋皆故所劫騎道贈之也燾官濟南
司理中原劫長徃投之與飲噉無虛日二人皆
不修檢出入多從妓女僮奴少年臂鷹牽犬馳
獵為樂綸罷官一子曰秉衡以捷武至大將燾

累開府南北竟以功名終其家馬捷如犬犬大如馬婦女作男装男作婦裝

縉紳轟飲

刑部有張照磨者父故都御史翰十九為諸生乏糧晨貸於團管帥武定侯郭勳方就坐而報大司馬彭公澤來訪侯出迎之張避隱所彭公忽謂侯今年釀若何小勝於舊已而起曰幸尚早能小嘗否曰佳延之別室尚不肯脫衣曰主

秀才量似可然何足以當鉅公彭笑曰無妨

請見之使侍坐侯曰此張侍御翰子也蓋時尚

為御史彭曰我識之名御史也因取兩銀舟相

對鱸炙蔬果以漸羅列酒十餘行解帶褫衣曰

進部尚未遲也屬有微雪又十餘行曰部幸鮮

事可無進矣轟對無算至暮奉其腹曰酒大甘

如督郵有平原何何不以燒酒送之張謝不任

取前酒沃張而自舉燒酒凡十觥始別握張手

曰異日過我更作旗鼓相當張醉宿侯第質明

往謝彭公則已進部矣張後為照磨時數與余
飲時三十二年矣其量尚可敵數客

少師華亭公言某提學江西按部道遇毛尚書
伯溫以征安南召過其舟謁之語小洽毛曰公
來甚佳得無饑否當具小點心以待即呼侍者
捧大漆盤四其二盤裝炙鷄、皆大饗其二盤
裝饅頭如盃大者各五十許又不置筯以手撥
之銀盃二使注酒長醞大嚼傍若無人華亭雖
不能多食而少年勇於酒互舉無算至暮慳然
別曰公大噐也迨毛下安南還華亭亦已
座矣毛食兼數人嘗主湖廣鹿鳴宴諸生七十
五人人陪二大白不醉

崔侍郎銳飲量洪亡可敵每酣輒歌劉伶能飲
幾杯酒也留名姓在人間陳約之來其同年董
侍郎玘壻也小於崔三十一歲視學河南時崔
業六十餘矣約之雅知量不敵恃其少壯值崔
病瘡初起即往按部安陽謁之崔與轟飲至夜
分約之大醉跌宕不能支復強之則昏倒崔謂

其從者曰彼且乘我瑕而鬪我耶復舉十餘白
乃別陳遂病至咯血不起然崔嘗與董飲而遇
一方士自云能飯崔請之較每崔一甌酒方士
一甌飯崔已醉而飯不止凡得五十四甌董後
知之至夜俟其歸而偵則飯固在蓋障眼術也
劉中丞應箕者蜀人軀幹堅實有膂力以善飲
聞喻冠舉鄉貢家居有徽商者隣焉亦善飲慕
應箕名而畏之俟其久瘧乃擔燒酒兩甌爇雙
鷄二雞燔豚之羊邊而造之應箕方寒甚雁食
正坐其父苦禁不聽出不從乃與商以醵票酒
宰肉而薦之至半病已復飲且盡而商未能半
也強灌之淋漓謝不任乃復為盡之病遂大已
而商瘧發矣後以叅政歸合郡中士夫與李守
凌雲飲凡三日夕而李醒然衆強應箕出相對
以大盃盛酒舉之各五架應箕倒東壁李僅顙
泚而已或謂應箕時多近女色故也然李不久
卒而應箕七十餘尚無恙

縉紳豪餐

秦晉諸公多長大善飲噉王端毅公恕年九十餘每晨起進食牛羊犬豕肉或雞鳧之類三大盤盤可一二斤熟菜一大盤麪餅二盤各堆高筋許清酒三大盤、可盛二斤飲噉至盡起摩腹徐行周還約二里所復坐讀書以為恒至九十
十三一日食減二盤麪省可一盤亭午而逝余所見楊襄毅公博每噉麪一甌輒兩舉筋凡十六舉筋而罄八甌大虜深入人人惴恐公時在鄧覆流遣 甫畢食肥肉三斤許包子三十酒

數升輒大睡鼻息如雷人服其器量其後陽王太宰國光蒲州王大司馬崇古皆長七尺飲噉尤偉陽城切白肉作大臠猶以為薄夾進之一進必百臠飲必三斗大醉後面熟不能升公座噉巨柿四十頃刻都盡熟始解可以理公牘七十餘尚御女無虛夕

王令賜級言其鄉有張令者善飯噉居恒不能快意一日隣有驢斃者其值輕張使買之烹適熟而女弟之壻至亦以善噉名邀使共飯壻知

為驢肉也辭以飯後俄頃肉至凡兩大盤各
 可十餘斤胡餅各百餘以一盃蒜泥一盃醃一
 盤葱一盤醬用手撮之頃刻并葱蒜醬醃俱盡
 視壻噉得半而止笑曰果飯後耶何孱也為汝
 代之即以手掇噉復舉濁酒兩斗許起拊腹曰
 今日始得一飽宗戚間有呼張飯者必先延之
 別室麵與肉如式而後出與客酬酢尚兼數人
 不然怒竟去矣每烹肉不令過熟曰過熟安用
 我俾為指其腹此不惡一大釜耶

嘉靖間河南有開副使者官山東分巡海

以善飲噉聞分巡嘗按部至萊州而怒其邑人
 叱供饋出萊守其鄉人知內廚之不足供也入
 曰鄉信通有致麵一斗侑以肉十斤酒一瓶不
 知可用否開曰佳耳既閉門進宿食而噉之不
 飽使宰夫以守所饋麵肉作水角亟熟亟進不
 能供悉出隸人佐之不移晷與酒俱盡次日謝
 守曰微公幾為若敖之餒矣又一日宴於鄉縉
 紳家其家善視饌开醉飽甚暢歸忽曰肉雖多

不使勝食氣如何問廚有餘米否量之得五升
悉使作飯噉至盡而後就枕
德王長大豐美好食肉鮓飲金華酒雖盛冬必
使冷進之中官大小五十餘人人酒一金爵噉
一鮓頃刻必徧而後群飲

吾家兄名世芳者仕至廣東提學副使其噉肉
食可立盡十餘噐每進楊梅櫻桃柑橘必以十
斤為度而不見核之吐人或恠之咲曰更吐核

得幾許

王鈺舉進士第二入翰林編修出視河南
政魁岸美姿善飲噉自云生平唯三飽嘗歸
外家享之極水陸之腴其使朝鮮噉芻豢皆散
蒸體史成宴奉天殿上知其善噉盡徹御膳
賜之後有所不合拂衣歸既家居漸屢乃炙螺
螵燒紫茄配飯亦必滿一鍋病脾泄而死
嘉定人王全以氣豪一鄉徒步創塲塘鎮人稱
之每食以一猪首一鶩佐飲尚不能飽偶饑而
過其弟以白雞子四十煮食之云僅能小支胃

口而已使置腹中當何所着嘗應三原公召侍
文量至吳織染中貴殺兩羊盡取其脂甕酒啖
之全食畢歸急令人以湯數缶置七石甕中漬
其腹飲熱酒一大甕脂皆出於水卒無恙

貴介豪侈

吾郡王文恪公之子大理寺副延詰豐偉善飲
噉恒兼數人而性奢豪好酒色陸博治大第多
畜伎妾子女出入從群奴數十必華服盛裝斥
置珠玉寶器古尊彝宦器法書名畫之類賈直
數十萬嘗以元夕宴客客席必懸一珍珠燈款
皆古玉杯恒日歸肩輿至門門啓則健婦昇之
後堂坐定群妾笄而盛服者二十餘列坐其側
各挾二侍女約髮以珠琲群飲至醉有所屬意
則憑其肩聲樂前引入室復酣飲乃寢宜與吳
文肅公之子尚寶丞驥富與相敵而文雅過之
每相值開宴必窮水陸以銀纍絲盒盛坡酒味
各百盒吳亦厚自奉深陽子鶩懸於室中凡七
以白飯飯之日噉其一七日周而復始蓋飯鵝

過七日則瘦故也其所懸鵝以方籠滿日則方而脂肥至骨亦脆矣吳每宴客客必具一鵝首至一宴有宰十餘鵝者其好事亦為江南之冠

宦豎食幻

王父為南少司馬時守備中貴人時張甚競以侈靡相高一宴之味必窮水陸有取雞卵或鵝鴨卵破之不知何術分黃白而以牛胞刮淨裹其外約斤許大熟則釘於盤詫曰此駝鳥卵也

又作饅頭大於斗蒸而當席破之則中有二百許小饅頭各有餡而皆熟不知何術聞今中貴人家尚有能為饅頭者絕不聞大卵事矣

京都

鳳陽 國初欲都之不就今為中都留守司周二十里城門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第右曰前右甲第非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

高脂肥至骨亦脆矣吳每宴客客必具一鵝首
至一宴有宰十餘鵝者其好事亦為江南之冠
宦豎食之

父為南少司馬時守備中貴人時張甚競以
靡相高一宴之味必窮水陸有取雞卵或鵝
入案尚食指為黜惡昔雖一不聞大似事矣也

并州史料後集卷三十七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京都

鳳陽 國初欲都之不就今為中都留守司周
三十里城門九正南曰洪武南之左曰南左甲
第右曰前右甲第北之東曰北左甲第西曰後
右甲第正東曰獨山東之左曰長春右曰朝陽
正西曰塗山

高帝初以豐沛故不免有畫繡意遂創立中都而誠意伯有不堪之議二十六年皇太子巡關中以地圖上且建都矣以太子薨而止南京乘長江之險龍蟠虎踞然亦太迫於江風濤擊撞官市不寧是以有偏王而非宅中北京雖號稍壯壯與虜近而南與餉遠然左滄海右太行風氣敦厚長安之下此其最也

按高皇帝已定天下遂駐蹕於沛但遣將士非伐于是并沛為京設衛五十有五後廢而為省衛亦調去但何以不置留守附記

古建都自唐虞三代外長安帝都秦及西漢新室近三百年隋唐共三百餘年更始漢末共十餘年偏王秦百餘年劉曜二十年符秦四十年姚秦三十年西魏宇文周近四十年至今未有復也然聞其形勢沃野天下莫及○洛陽帝都周五百年東漢二百年西晉四十年偏王魏燕各二十年元魏五十餘年○大梁帝都宋百五十年偏王五代四十餘年金十餘年○燕京帝都元百年我明今南二百餘年偏王遼金垂

二百年○金陵帝都我明五十餘年偏王孫
吳近六十年晉及六朝二百五十年此皆號令
宇內地也

天下有二京二都曰北京順天府南京應天府
中都鳳陽府興都承天府中都則以皇陵興
都則以顯陵二都皆設留守而二府不能同
京尹之秩勢有所不能也

宮闕初制

其武初 高皇帝建宮殿於南京金水橋

之北曰承天門又北曰端門又北曰午門又北
曰奉天門又北曰奉天殿曰華蓋殿曰謹身殿
○建文弘周制改承天門為臯門端門為應門
午門為端門謹身殿為正心殿

輿地貢賦

大明輿地東起朝鮮西至喜峪南瀆海北連沙
漠南北直隸府二十三州四十縣二百一十承
宣布政司十三屬府一百一十八羈縻一十九
州一百五十三羈縻四十七縣九百二十八羈

廩六總為府一百五十九州二百三十四縣一
千二百一十四宣慰司一十一宣撫司一十一
安撫司二十二招討司一百長官司一百六十
九蠻夷長官司五除夷戶外實計里六萬九千
五百五十六戶九百三十五萬二千零一十五
口五千八百五十五萬八千零一夏秋二稅共
米麥二千六百零八萬五千九百一十六石京
通二倉臨德淮漕四倉每年漕運米四百萬石
絹二十萬五千五百九十八疋絲一萬七千零
三斤又三百十六萬八千一十七兩棉花二十
四萬六千五百六十一斤棉布二十三萬八百
七十疋麻布一千七十七疋洞蠻席布二百五
十九條苧六十五斤鈔八萬一千二十五錠零
一百八十四貫馬草一千四百六十九萬五千
九百九十一包又一千一百一十六萬二千六
百四十三斤歲辦鹽一百一十七萬六千五百
二十五引又鹽價并引價銀四萬六千一百五
十八兩太倉庫歲額運銀一百四十九萬兩內

夏稅五萬五百餘兩秋糧九十四萬四千八百餘兩馬草折銀二十三萬七千餘兩鹽課折銀二十餘萬兩雲南開辦三萬餘兩馬驢駝匹二十萬一千一百

按永樂初平安南即其地建府十七州五屬州四十一縣一百五十七衛十一守禦千戶所三戶三百一十二萬 國家視漢失朝鮮唐失交趾而取羸於大理楚雄諸郡乃其過宋遠矣長淮以非中原之地及三楚無地不取即有匿畝而不報浙東江右閩廣之地概不取獨取重於蘇松嘉湖常之五郡而已茶酒市稅房租之利不能如唐宋之講求而備邊宗藩之費十百之此帑藏之所以日匱也

鈔法

洪武八年 詔中書省造 大明寶鈔取桑穰為鈔料其制方高一尺濶八寸許以青色為質外為龍文花欄橫題其額曰 大明通行寶鈔內上兩傍復為篆文八字曰 大明寶鈔天下

通行每鈔一貫折銅錢一千文銀一兩折赤金
貳錢五分永樂元年以鈔法不通禁金銀交易
五年令各處折收鈔金每兩四百貫銀每兩八
十貫是 高帝時賜鈔千貫為銀千兩金二
百五十兩而永樂中 賜鈔千貫為銀十二兩
五錢金止二兩五錢矣弘治元年令各稅課司
局每鈔一貫折收銀三厘其存留折支官軍俸
銀每銀一兩折鈔七百貫然則今之 賜寶鈔
三千貫者在弘治時已不過四兩餘矣 國家
所費此特幾何是在所宜停革也

凡貿易金太貴而不便小用且耗日多而產日
少米與錢賤而不便大用錢近實而易偽易雜
米不能久鈔太虛亦復有滯爛是以白金之為
幣長也

宗費

宗人府上 玉牒親王至庶人見在一萬九千
八百九十三位名又有未開到陽曲永和二府
及南京齊庶人建庶人後總不下一千位名郡

主縣主縣君鄉君以下共九千七百八十三位
 嗚呼今又十年矣其未封未名者悉已封矣又
 十年而人各益一旦四萬矣親王至米萬石
 軍校官寮居第婚喪之費又不下數萬下至於
 庶人而人各歲百石居第二百金婚娶百金此
 不可已也地力有限生育無窮將奈之何哉以
 有限之資填無窮之浪非也以帝室之胄而
 錮之一城之內坐視其貧賤而不為之所亦非

也然則齊軍而上乃貫乎中計可弗為計矣量現
 踈給貲使徒著從事於四民拔其賢者能者而

同升諸官庶耳

官俸

俸祿正一品歲支米一千四十四石從一品八
 百八十石正二品七百三十二石從二品五百
 七十六石正三品四百二十石從三品三百一
 十二石正四品二百八十八石從四品二百五
 十二石正五品一百九十二石從五品一百六
 十八石正六品一百二十石從六品九十六石

正七品八十七石從七品八十四石正八品七
十八石從八品七十二石正九品六十六石從
九品六十石未入流三十六石按國朝祿數
視前代差已薄而自宣德以後用糧運艱窘為
辭五品以上三分折銀七分折鈔六品以下四
分折銀六分折鈔折銀每石七錢折鈔者又改
絹折銀每二十石不能一兩於是仰事俯育且
不足而不能不假借於皂隸銀矣正統以前每

兼一官則支一俸固辭者允正統以後兼官雖

三四止從高者或以勞績勲猷加夫則為特異
苞苴之風所以日益盛也其便莫若内外文武
官三分本色六分折色每石定價六錢而皂隸
銀減十分之四聽其正身或雇募當役國家
不過費數萬金數萬石米而皂銀又足當其半
抑何正大明白也

邊費

偶於戶部覆疏見近來邊費之詳錄於此
查邊錢糧原額二項民糧起自各省起運屯糧

出自衛軍 國初三分守城七分屯種歲入之
後利尤無窮至如馬芻亦止給採青收放所以
其時隨在各足邊糧常勾防秋數支用直至正
德末年通計各邊年例猶止銀四十三萬內宣
府十萬兩大同五萬兩遼東十五萬兩延綏三
萬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萬兩今本部歲派山
西等布政司直隸河間等府起運宣府糧科五
十四萬七千五百二十五石布一十八萬九千
六百一十八疋棉花絨三萬七千五百斤馬草
七十萬束大同糧料三十八萬七千四百斤
五石布一十八萬三千五百疋棉花絨八萬斤
馬草二百四十四萬八千五百束二分八
厘山西寧武關糧料九萬七千石馬草一百一
十萬束遼東麥米折布三十二萬石棉花絨鈔
一百九十三萬二千三百四十五斤錠馬草二
十二萬三千五百六十三束銀一萬七千三百
九十七兩四錢二分一厘固原糧料三十二萬
五千四百四十九石九斗馬草二十八萬三千

二百三十六束延綏糧料三十二萬一千二百
八十五石九斗九升馬草五十五萬二千八十
六束布四萬疋寧夏糧料一十四萬三千八百
五石四斗馬草一十六萬一千二百四十束并
肅糧料二十一萬七千八百八十一石四斗薊
州糧料三萬五千一百八十八石麥折布一萬
二千二百七十一疋馬草一百萬束昌平糧料
布花准米麥一十三萬一千五百七十五萬二
斗馬草八十五萬六千一百束密雲糧料一十
三萬八千六百二十石易州糧料三十一萬六
千三百八十八石棉花布五萬一千六百八十
八疋棉花絨二萬四千九百七十斤八兩馬草
一十一萬七百束屯田原額宣府屯軍八千六
百七名屯地四千三百三頃五十畝各色子粒
二十五萬四千三百四十四石三斗一升大同
屯軍一萬六千七百名屯地一萬五千八百三
十頃各色子粒五十一萬三千九百四石五斗
五升山西屯軍九千四百九十名屯地六千一

百一十二頃一十畝各色子粒二十五萬七千
七百四十六石五斗五升遼東屯軍四萬五千
七百五名屯地二萬五千三百七十八頃二十
八畝額糧七十一萬六千一百七十石以後歲
徵四十五萬四千石固原延綏二鎮屯軍舍人
二萬六千七百三十八石屯地二萬六千一百
一十八頃二十一畝各色子粒三十六萬五千
一百四十石五斗四升六合寧夏屯軍一萬一
千一畝屯地五千五百二升七頃九升二畝五
分各色子粒三十二萬二千七百九十二石五
斗七升九合四勺甘肅屯軍二萬三千三百八
十三名屯地一萬一千六百九十一頃五十畝
各色子粒六十萬三千一百八十八石四斗二
升五合薊州屯軍五千八百七十五名屯地二
千八百二十八頃五十一畝額糧六萬八千五
百六十七石五斗九升十數年並無一處通關
奏繳而宣大延綏耗廢尤甚嘉靖二十八年一
年延綏一鎮發銀至二十九萬一千四百七十

七兩加以宣府銀八萬兩大同二十二萬四千
二百五十三兩山西廣武等站一十六萬八千
九百九十四兩遼東十五萬兩薊州三萬兩固
原五萬八千八百二十兩寧夏四萬兩甘肅六
萬兩謂之年例宣府一十一萬五千六百四十
四兩大同五萬四千五百兩山西五萬八千七
百四十三兩遼東四萬一千一百五十四兩固
原三萬兩寧夏八萬七千九百九十九兩甘肅
一十萬二千一百五十九兩謂之補不敷大同六
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兩遼東三萬二千二百
甘肅三萬兩謂之募兵糧宣府四萬兩大同七
萬兩謂之預備宣大三十四萬四千五百八十
四兩大同二十六萬兩山西七萬兩密雲易州
昌平十八萬四千兩寧夏二萬兩謂之防秋宣
大四十萬八千四十六兩謂之修邊京營宣大
寺處七萬二千五百二十一兩謂之賞賜

祖制女官

太祖宮中女官之制於洪武初年定者凡六局

曰尚宮尚儀尚服尚食尚寢尚俱正六品一
 司官七十五人女使十八人又尚寶局總行六
 尚之事凡出納文籍皆印署之如六局徵取於
 在外諸司尚宮領一旨署牒用印付內使監受
 牒行移在外諸司後重定者仍六局每局四司
 改女使為女史尚宮局尚宮二人掌導引中
 宮總四司官屬凡六尚事物出納文籍皆印署
 之司記二人掌印 宮內譜司簿書出入錄目

審而付行典記二人掌記二人掌言二人掌言二人掌言二人掌言

典簿二人掌簿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闈二人
 掌 宮闈管鑰之事典闈二人掌闈二人佐之
 女史四人○尚儀局尚儀二人掌禮樂起居總
 四司官屬司籍二人掌經籍教授筆札凡案之
 事典籍二人掌籍二人佐之女史十人司樂二
 人掌率樂人習樂陳縣拊擊進退之事典樂二
 人掌樂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賓二人掌朝見



宴會賞賜之事典賓二人掌賓二人佐之女史
二人司贊二人掌朝見宴會贊相之事典贊二
人掌贊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又彤史二人掌
后妃群妾御於君所書其月日○尚服局尚
服二人掌供內服用采章之數摠四司官屬司
寶二人掌寶璽符契圖籍典寶二人掌寶二
人佐之女史四人司衣二人掌衣服首飾典衣
二人掌衣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飾二人掌膏
沐巾櫛器玩之事典飾二人掌飾二人佐之女
史二人司仗二人掌羽輿仗衛之事典仗二人
掌仗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尚食局尚食二人
掌供膳羞品齊之數摠四司官屬凡進食先嘗
之司膳四人掌割烹煎和之事典膳四人掌膳
四人佐之女史四人司醞二人掌酒醴馳飯之
事典醞二人掌醞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司藥二
人掌醫方藥物之事典樂二人掌藥二人佐之
女史四人司饗二人掌給宮廩餼薪炭之事典
饗二人掌饗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尚寢局尚

寢二人掌燕寢進御之次序摠四司官屬司設
二人掌帷帳裯席洒掃張設之事典設二人掌
設二人佐之女史四人典輿二人掌輿輦繖扇
羽儀之事典輿二人掌輿二人司苑二人掌園
苑種植蔬菜之事典苑二人掌苑二人佐之女
史二人司燈二人掌燈燭膏火之事典燈二人
掌燈二人佐之女史二人○尚功局尚功二人
掌女功之程課摠四司官屬司製二人掌衣服
裁製縫線之事典製二人掌製二人佐之女史
四人司珍二人掌金玉寶貨之事典珍二人掌
珍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綵二人掌綵物繒錦
桌之事典綵二人掌綵二人佐之女史六人司
計二人掌度支衣服飲食薪炭之事典計二人
掌計二人佐之女史四人每局官秩如尚宮正
五品其司官司記正六品次典記正七品又次
掌記正八品餘局倣此其女史皆掌執文書○
宮正司宮正一人正五品掌糾察 宮闈責罰
戒令之事司正二人正六品典正四人正七品

女史四人掌執文書

做古官制

內閣漢尚書令兼唐宋舍人學士職吏部漢唐
宋宰相一重職兵部漢太尉宋樞密院職都察
院漢中丞唐宋御史臺職京營總兵漢知南北
軍唐左右神策宋三衙職錦衣衛漢司隸校尉
執金吾職此六職者最重而雄不可不慎也京
營用宿將勿以世祿參之錦衣用士人勿以緹
騎為之可也

今六部彷彿周官之舊獨戶部兼冢宰制國用
之職而宗伯兼司徒掌邦教之職耳繁簡劑量
頗亦得宜秋官之外復設都察院大理寺夏官
之外復設五軍都督府雖兵刑為重亦後世不
得已之意耳揔督撫鎮寓古方伯連率意郡縣
之設遠勝封建不得私民而自養一也厲民者
朝聞而夕報罷二也百里之國有卿大夫上中
下士今不過一令丞尉而已有宗廟會同之費
今悉無矣其節縮浮費三要之不如古者令

太密文太繁兵民之途太分而已

將軍位號

宗室郡王下鎮國將軍秩正一品輔國將軍正二品奉國將軍正三品

散階龍虎上將軍金吾將軍驃騎將軍正二品

奉國定國鎮國從二品昭武昭勇昭毅正三品

安遠定遠懷遠從三品廣威宣威明威正四品

信武顯武宣武從四品武節武德正五品武毅

武容從五品其官不過左右都督同知僉事

副留守都指揮使同知僉事指揮使同知僉事千戶儀衛正副而已

總兵官則有征虜大將軍左右副將軍左右副

副將軍征虜將軍征虜前將軍征虜副將軍靖

虜將軍平胡將軍平虜大將軍征西將軍征西

前將軍平北將軍鎮朔大將軍鎮朔將軍平西

將軍平羌將軍征南將軍征南副將軍征夷將

軍征夷副將軍平賊將軍征戍將軍平蠻將軍

征蠻將軍按征虜以下無員額無品秩或公侯

伯或都督領之有事則設事已則罷及今遼東
宣府大同寧夏甘肅延綏湖廣雲南兩廣者權
甚重可生殺人

太宗征安南益設神機將軍橫海將軍鷹揚將
軍驍騎將軍輕車將軍及各邊設遊擊將軍
武廟自稱威武大將軍江彬許泰為左右副將
軍

嘉靖幸楚設都護將軍都護副將軍定兵制增
神樞營左擊將軍

此外又有管大漢將軍管紅盔將軍蓋宿衛之
帥云

革除年號

今天下稱建文年為革除年非也 成祖即
位 詔稱今年仍以洪武三十五年為紀其改
明年為永樂元年蓋猶秉踰年改元之禮不欲
冒建文之號耳 詔內第一款稱建文以來又
慰諭臣民 勅稱 太祖賓天建文嗣位大
封靖難功臣 勅亦同又 戒論文武群臣

勃辭建文不君蓋雖泯其尊稱實未嘗削其年號也 附註五條可與先生之論並存

吳興慎侍御蒙居恒謂建文故賢君中挽於事幾不獲終吾向者在臺時擬白之未果

而罷然吾每飯未嘗忘建文也於是草封事數千言大要以遜國委命歸建文以應

天順人歸文皇以繼志述事歸建文以應其子俾上之其子以謁君同年馬相國馬公

讀而吐舌曰即巨測毋若乃公何遂不果上

近年萬都諫象春疏請即建文原葬處所立為陵廟歲時一體祭祀仍乞上尊號以表追報之隆復年號

以正君臨之體云云 西明楊侍郎守陳嘗言古人謂國可成史不可

使建文數年朝政及當時忠於所事者皆湮沒不傳及今採輯

尚可補國史之缺 先生陳言疏內云漢不以呂氏而廢本紀唐

不以武氏而廢實錄請下內閣諸耆碩臣者究革除年間事跡別為

一書附之國史之末 王相國錫爵癸酉北闈策末及之言革除間

一姓遞承非逐免爭捷之際而當時執事者拘於忌諱使孫蒙祖號

所闕於名義非淺鮮也 追尊之典

至今追尊 太宗文皇帝曰 成祖 宗 雖少讓於 祖而 成則有殺於 太按三代

而後一統之正莫過於漢唐宋其功德之盛者莫過於三太宗然未聞以祖稱也禮祖有功宗有德太祖之前不得不稱祖太祖之後不得不稱宗惟晉武帝身開大統而迹讓創業故追宣王為高祖伯父景王為世宗父為太祖而身為世祖齊文宣亦然父神武為太祖兄文襄為世宗而身為顯祖至武成後因之蓋未定之制也然則我文皇宜復故號為太宗斯於

尊親之典更協矣

今上大禮之議初稱本生父興獻王曰興獻

帝母曰興獻后正德十六年十月勅也

興獻后為興國太后元年正月勅也加尊為

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本生母章聖皇太后

三年三月勅也改稱皇考聖母三年九

月詔也加皇考尊謚恭睿淵仁寬穆純聖

獻皇帝聖母章聖慈仁皇太后七年七月

詔也立獻皇帝主上聖母章聖慈仁康靜

貞壽皇太后十五年閏十二月詔也上皇

考尊號睿宗知天守道洪德淵仁寬穆純聖恭
儉敏文獻皇帝祔饗太廟十七年七月詔
也考之於古無有比者獨比魏莊帝事體盡合
而尤定於一時建義二年尊父彭城武宣王魏
為文穆皇帝廟號肅祖母李妃為文穆皇后將
遷主於太廟以高祖為伯考大司馬錄尚書臨
淮王彧表諫以為漢高祖立太上皇廟於香街
光武祀南頓君於舂陵元帝之於光武以疏絕
服猶身奉子道入繼太宗高祖德洽寰中道超
無外肅祖雖勲格宇宙猶北面為臣又二后皆
將配享乃是君臣並筵嫂叔同室竊謂不可更
部以事神軌諫不聽彧又請去帝看皇亦不
聽愚謂獻帝與漢安懿王不同蓋英宗
本為仁宗皇子而孝廟自有毅
皇為嗣故也若光武已疏絕服急於繼正統而
忘其親南頓君至不得比於叔父趙王兄齊王
尤不可為訓惜當時之臣未有能攷臨淮神軌
表以對者

附註一條

莊帝事考之北史帝名子攸彭城王勰次子
 明帝崩無嗣爾朱榮立之永安二年追尊父
 勰為文懷皇帝廟肅祖○綱目發明有曰未
 論禮之當否是時戎馬在郊強臣擅命寇盜
 充斥國祚方危於綴旒身之不保乃亟追榮
 其父多見其不知量已且帝者有天下之號
 也總終身北面而不得其死祖宗昭穆若何
 入廟○按禮前為高肇所譖殺○莊帝後卒
 為爾朱世隆所殺

太子喪禮

洪武丙子 皇太子薨 命禮部議喪禮侍郎

張震等議曰喪禮父為長子服齊衰期年又云

期之喪達乎大夫今斟酌其宜 皇帝當以日

易月而國衰十二日祭畢釋之在內文武百官

即日於公署齋宿越三日素服入臨文華殿給衰

麻服越三日成服詣春和門會哭明日素服行

奉慰禮其當祭祀及喪日仍衰經以行在京停

大小禮事及樂至日而止停嫁娶六十日在外

文武百官聞喪易服於公署發哀次日成服行

禮停大小禮事及樂十三日停嫁娶三十日其

內文武官行 祭禮者自備儀物 上曰朝廷

府庫百官俸祿皆出於民今祭祀儀物令光祿

寺供具百官唯致哀行禮近 莊敬太子薨禮部云舊典無可查者豈以秘閣削草之籍不敢援耶抑有所諱避耶

殉葬宮妃

英宗遺命止宮妃殉葬此誠千古 帝王之盛節而未有能考 累朝從殉之人與事者故畧記之

高皇帝殉葬宮人係建文中追封不可考獨有

所謂張鳳李衡趙福張壁王實者初不與所試百戶散騎帶刀舍人進為本所千戶百戶

永樂初議革建文陞授官員 上曰他每這幾

家都是好職事不動通調 孝陵衛帶俸世襲

至今人謂之 太祖朝天女戶

太宗殉葬諸妃考 仁廟錄不見昭謚當是

誤遺之耳

宣德十年八月追贈 皇庶母 惠妃何氏

為貴妃謚端靜趙氏為賢妃謚純靜吳氏為惠

妃謚貞順焦氏為淑妃謚莊靜曹氏為敬妃謚



莊順徐氏為順妃謚貞惠袁氏為麗妃謚恭定
諸氏為恭妃謚貞靜李氏為充妃謚恭順何氏
為成妃謚肅僖其冊辭曰茲委身而蹈義隨
龍馭以上賓宜薦徽稱用彰節行

英宗正統四年六月 周憲王有燉薨無子乙
酉 上貽書 王弟祥符王有燾令其自妃夫
人以下不必從死年少有父母各遣歸其家文
十日乙未 憲王府以王正室鞏氏等死殉事

聞 賜謚貞烈贈夫人施氏次氏帝次東氏長
氏李氏俱 賜謚貞順贈夫人予祭及葬用

品禮未及聞 上命故也當是時 帝甫十三
而有此書其止殉張本哉至成化四年 遼王
豪璫上言嫡長子恩鏞夭亡子欲以其婦馮氏
妾曹氏殉 上貽書切責之令移其婦妾於官
中供養如法毋使失所然二十二年 寧河康
僖王卒宮人王氏楊氏張氏段氏俱自盡贈夫
人 賜祭及葬蓋 上以其節烈而旌之不知
其亦從殉也嗚呼 英廟之仁澤遠且大矣



上下謚典

揚中丞豫孫嘗謂予曰帝謚一而皇太子二親王謚一而世子郡王謚二何也予漫謂一謚君道也二謚臣道也皇太子雖尊其於人主有臣道焉親王雖稍果其於國有君道焉揚稱善而去後思之高帝定謚意未必如此然不可考矣今世子郡王後以嗣王貴進贈親王則去其二謚之一信乎以一謚為貴

皇帝之定謚秦王為愍魯王為荒皆據實而賜之雖愛子有所不恤也其後於宗室諸王猶時存此義如伊王之為厲秦王之為隱代王之為戾楚王之為愍樂安王賢熒之為悼隱代世子遜熒之為悼戾華陽王悅燿之為悼隱定安王成鱗之為悼隱沈丘王同燦之為榮戾廬江王祐擲之為榮繆至於文武大臣則應謚者皆美而非美者不謚其有一二存者愚以為宜下禮部會九卿詹府翰林國子監議將

後集 三五

國初至今文武大臣之應謚而未舉者如宋國公馮勝穎國公傅友德德慶侯廖永忠長興侯耿炳文御史中丞章溢翰林承旨詹同御史大夫安然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唐鐸都督韓觀同安侯火真武城侯王忠二臣皆死吏部尚書郭璉刑部尚書魏源南京吏部尚書黃宗載戶部尚書師達兵部尚書張本都督馬永楊照內閣翰林如學士解縉太子賓客胡儼詹事府少詹事曾榮柯替之類官位未至而德行忠節可嘉

若如按察使周新按察副使李夢陽何景明林院檢討陳獻章監察御史楊爵太常少卿周怡之類所當定擬以美謚者也功大罪輕善惡不相掩者如太師韓國公李善長開國元勳反太子太師淇國公丘福請難元勳一戰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陳循禦虜之功亞於肅愍易儲之罪並於王文後以成化年中復官武功伯華蓋殿大學士徐有貞議遷之失未行迎駕之功當錄之類當於二謚之中酌定如貞褊憲剋可取也



費少師宏之卒夏貴溪擬謚文憲而霍南海上
疏攻之謂犯 憲宗廟諱法當斬非也夏之
辨疏辭極支離而所引彭文憲時為據則又非
也彭謚在 憲宗未賓天之前當引正德中
謚宋文憲濂可也抑不特此 文皇帝之為
文武宗之為武而謚文武者自若也其前而若
彭文憲者不必論也
懿 四世祖廟謚也 高帝之子曰 懿文

皇太子 親王則若 周王子墜 申王佑楷

鄭王祐檠 代王俊杖之為懿也 宗室則
漢世子瞻廢之為懿 莊慶元王載圻高淳王溥
鎡內江王友藩之為莊懿也 永安王孟炯永興
王尚烈寧化王濟煥益陽王豪機信陵王安澤
廬江王見南襄陵王旭檀之為懿簡也 平遥王
幼壘隰川王遜燭之為懿 安淮世子見濂南樂
王祁鉞榮澤王表掾衡陽王 淹隴西王旭林
陽信王健址之為安懿也 沂陽王鐔東阿王泰
壘臨汝王子埽沁水王詮錯崇陽王均鍛靖江

王約鎮泰安王厚熿壽陽王鼎禔枝江王致樞
 之為端懿也洛川王初銀永安王榮澹之為靖
 懿也鄆平王陽鐸衛輝王彌鎬胙城王睦旼盟
 津王見澠寧遠王融渙江寧王厚煉進賢王克
 焯唐山王勛微順昌王見渾保安王秉棧東安
 王榮淑之為恭懿也樊山王見潞衛輝王碩煥
 之為溫懿也封丘王有煜湘陰王豪巖樂昌王
 聰涓長樂王融焯之為康懿也安化王秩焯之

為惠懿也女舍王手庵凌川王勿堅茲陽王建

摘之為懷懿也靈川王詮鉢義寧王睦樺河東
 王知炯之為榮懿也靈丘王克燠之為悼懿也
 文臣則楊守陳劉宣章懋儲璿瞿鑿瞿景淳之
 為文懿也張鵬之為懿簡也張滢閔珪胡拱宸
 之為莊懿也徐貫之為康懿也皆在後者也○
 裕 熙祖帝謚也 宗室則若清江王見澱
 鎮平王同璿廣安王祐枳山陰王仕珮之為端
 裕也德陽王申鏗慶成王表樂新化王表樵滋
 陽王觀煒博平王安波長陽王寵游永年王胤

補之為恭裕也廣靈王仕埧南陵王睦換之為
莊裕也沂陽王誠烈內丘王胤楹之為安裕也
義寧王表槻之為僖裕也宜川王秉楸之為思
裕也堵陽王睦權上洛王睦楹廣安王載堂之
為康裕也文臣則白鈇陸深黃佐之為文裕也
○成後再上 太宗尊謚也未幾而蜀王
讓栩之為成也王守仁之為文成也○昭

仁宗帝謚也 親王則 楚王楨 秦王秉

權 晉王緡 綽之為昭也 宗室則可東王鍾

鏞建安王拱 樞稷山王胤柯之為昭靖也永和

王濟浪永興王真壘獲嘉王載培沁水王恬炘

永安王顥 梧之為昭定也靖江王規裕河清王

同鏞長陽王豪 焜襄邑王祐 擇方城王訢 注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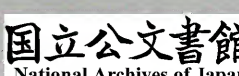
密王觀 煥新蔡王健 柳崇安王祐 幹之為昭和

也富陽王安 濯之為昭穆 穆宗在後也 黎城王侁 熸

昨城王同 鑿永興王公 銘西德王偕 澗之為昭

僖也東安王均 錡高平王旭 樽之為昭簡也沅

陵王豪 壙湯陰王芝 埏之為昭安也鎮平王安



附之為昭順也宣寧王俊桐之為昭榮也汝源
 王見淇東安王厚炯衛輝王宙桐廣陵王充健
 之為榮昭也臨泉王鍾鏐西德王旭樅之為悼
 昭也文臣則蕭維楨江瀾之為文昭也○宣
 章皇廟謚也親王則秦王懷塔之為宣也
 宗室則安塞王秩炅肱城王安濶南樂王祐檟
 之為宣靖也沅陵王恩鈿遼山王幼瑩之為宣
 穆也宜春王奠玷寧遠王旭桢廣靈王聰漢之
 為宣和也褒城王敬鉅之為宣惠也汝陽王陸
 杲之為宣思也馬陔王安沅之為宣信也
 則黃福劉大夏之為忠宣也○憲 純皇廟
 謚也親王則潘王胤穆之為憲也 宗室則
 秀水王厚炳之為憲穆也崇善王睦禎之為端
 憲也鉅野王當涵河濱王安泗博野王俊橫洛
 川王翊鏘之為莊憲也河東王表枋益陽王動
 燧及朝鮮王李文之為恭憲也寧河王鍾鏐之
 為安憲也魯山王動揣之為康憲也文臣則前
 宋濂費宏也○敬 孝宗帝謚也親王則



唐王宇溫之為敬也 宗室則會稽王安濂之
為康敬也 ○毅之為文毅也 武宗帝謚也 文臣則羅倫
傅珪張治之為文毅也許進王邦瑞彭澤楊博
之為襄毅也 劉玉之為端毅也 武臣則李桂之
為毅勇也

國朝戡定之績無大於中山王而錫典之優儔
亦無踰於王者獨所定易名武寧寧之為義謚
法所不詳疑即安也豈以王有安天下功畧其
他義也耶若漢之謚蕭相國何為文終沈有
可曉者按謚法名與寔爽曰終終沈沈沈沈

安而去之漢之謚諸臣獨秣陵侯劉繯什方侯
雍桓耳豈其時於相國亦不啻不足耶二百年
中大臣之謚徃徃名過其實獨中山之武寧與
于少保之肅愍若猶未盡其美也

我明追謚前代之臣若正統中謚漢將軍紀信
忠烈景泰中謚宋知邕州蘇械忠壯唐韶州刺
史鄧文進忠襄宋邕州推官譚必忠愍宋少保
信國公文天祥忠烈制置使謝枋得文節正德

中謚唐贊善張極忠毅蓋自天祥紀信外皆出
於有司或鄉人之奏請耳且古之灼然應謚自
漢而後若王陵周亞夫賈誼董仲舒蘇武貢禹
司馬遷龔勝翟義第五倫鄭弘楊震袁安楊秉
李固杜喬陳蕃王允鄧艾陸抗陸覲賈疋祖逖
崔浩斛律光尉遲迥長孫無忌褚遂良郭元振
王忠嗣張巡許遠李泌裴垍李德裕郭崇韜王
朴李筠呂誨韓維陸秀夫張世傑凡四十餘人
下之所司攸定功德加以徽蓋以為世勸抑可
光明正大哉

闕里隆典

國家所以追崇先聖者可謂至矣成化間少詹
事楊守陳請追崇帝號弘治初太宰王恕請加
增冕旒舞佾牢籩之數不許然竟以恕言增八
佾十二籩久之闕里災上遣學士李傑祭告
命山東撫臣建廟務極崇飾既落成特命大
學士李東陽往祀弘治中上親釋奠太學
召衍聖公及三氏子孫聽講賜襲衣冠帶有

差衍聖公秩二品特 賜麟袍玉帶 誥命用

玉軸大朝會班一品上示不臣也孔氏世舉一

人為曲阜令公親弟承子思為翰林五經博士

其從南渡系衢州者亦世襲博士凡曲阜孔氏

大小俱免徭役公許蔭五百戶丁為從人又宣

德間孔諤者會試至京 召見即與進士出身

授春坊中允景泰中名公恂者會試中式聞父

喪特強入對 賜出身除禮科給事中始持服

不極也愚以為欲尊孔子則莫若執其

其言欲厚孔子則莫若教之今其爵者其解肥

而自比於纓弁其他偷飽煖依統袴者屢屢也

夫使貪縱放僻敗倫亂紀之人而稱孔子徒乳

臭之人鮮衣怒馬而後孔氏而曰尊之厚之者

於乎不亦舛哉

今夫子稱至聖先師而革王爵易木主而去廟

像於禮本當而至份舞籩豆之數亦加減損則

隱然不欲使師道與君道並尊後世有以窺見

餘則也 卷三十一 後集 三十一

之矣惜夫

附註二條

致孔諤宣德中授左春坊中允 賜宅一區
教皇太子師道嚴正一無所阿 上憚之
後轉大理評事累官河南按察僉事○孔公
同景泰中授給事中先處戍之賞華侵渙之
竊歷遷左春坊右諭德

又考成化中衍聖公孔弘緒坐姦淫樂婦四
十餘人勒殺無辜四人法當斬 詔以宣聖
故削爵為民先生之論
云云蓋有為而發也

科目試士

科目之制洪武三年所定者初場止試本經義

一道限五百字以上四書義一道限三百字以

上第二場試禮樂論限三百字以上詔諸

第三場經史時務策一道限一千字以上三場

後十日面試騎觀其馳驅便捷射觀其中數多

寡書觀其筆畫端楷律觀其講解詳說殿試時

務策一千字以上最後十七年改定則初場增

經義三四書義二次場去箋而增五判三場增

策四篇而面試廢矣愚意初場不必多至七篇

經書義各二而附論一道二場詩一賦一詔誥

表各一三場去策二道而益以奏議一道其判

既不附律又浮詞於用不切宜去之庶乎明經
識務博學宏辭之士可一網盡矣

策四篇而面定氣夫愚意以爲不切宜之區也
豈非三四等差二心計未變而解正從三卷計
卷策一千字以上景錄十子半如安州四身計
寒書賦其筆畫滋淋幹賦其韻翰籍詩類詩類
於十日而結體賦其媿類賦詩類賦其中幾
於三卷豈史部錄策一頁即一千字以上三卷
上策二卷皆新樂信賦三下計以之信有六
舟州史料後集卷三十八 筆記

瑯琊王世貞纂撰 華亭後學董復表彙次

開國勳封

洪武三年大封功臣六公二十八侯惟魏公存
耳所謂西平武定皆後封者景泰中錄誠意伯
劉基後為世襲五經博士弘治壬子 上念六
王如開平岐陽寧河東甌之裔皆為編氓乃徵
其嗣孫常復李璿鄧炳湯紹宗並授南京錦衣

衛指揮使五經博士劉瑜為處州衛指揮使中
 外仰頌上下不遺勛舊恩德如天矣今詔進
 常氏爵懷遠侯李氏臨淮侯鄧氏定遠侯湯氏
 靈璧侯復故劉氏封誠意伯蓋因弘治之典而
 加厚之所以風勵天下意甚至也第人知有六
 王而不知有六公如馮宋公勝者特以卒於建
 文初一時兵興匆匆不及議追賙耳李韓公善
 長雖以嫌疑致殞然及狀殊未明見於解學士
 所代論冤狀甚悉也其功豈在鄭侯下哉博頌
 久德從下中原首定蜀定雲南功可與開
 封固非岐陽寧河北也卒僅同宋公耶今置而
 不一及得手愚謂宋穎二公後宜特封如四侯
 故事韓公後量與伯爵如誠意故事而他如德
 勝管陽永城長興江陰靖海諸公悉求其裔核
 無詐冒者授以指揮俾之世襲庶於開國元勳
 可無遺憾矣

今天下國公五獨魏黔公為開國元勳而侯之
 存者僅懷遠臨淮寧遠靈璧武定然黔國之先

則侯也懷遠等四侯其先皆公也伯之存者獨
誠意然則公成宣數代開國功臣僅魏黔及
武定三世家耳

洪武十七年肅清逆黨榜列勲臣凡五十年有七
人內連歲總兵功高望重者八人徐達李文忠
馮勝鄧愈湯和耿炳文吳良沐英專簿書而聽
指示者一人李善長餘云云此榜多有不可曉
者既載沐西平而傅穎公建下蜀之勲又與藍
京公平真功在西平上却不得與名其列若止

以存者論則徐中山以是歲沒尚可言而
河之捐館又美李岐陽吳良亦以前兩歲歿苟
不分存歿則常開平廖德慶何以不載

洪武三年以前功臣自徐常外德慶侯廖永忠
功最多官亦高而湯東旼和最為宿將大封之
日二公皆當為國公而湯以守毗陵於忠少欠
廖以使所善儒生探上意僅各封侯平蜀之
役湯復有過而廖復有大功然廖之歿錫典俱
不行而無幾湯遂開國矣廖似是不得死然其

子許襲爵又不可晚

平蜀將帥古多不利自桓南郡外如吳漢岑彭
之於公孫述鄧艾鍾會之於劉氏郭崇韜康延
季之於王衍王全斌之於孟昶大者慘敗小亦
責數勲賞俱廢昔賢嘗紀之 國初如傅穎川
廖德慶之下明昇功最卓絕至勞 人主紀頌
而賞亦薄二將俱不益封主帥湯東旣又數督
責與昔所聞無異可怪也

勲爵追封

諸司職掌內開功臣歿後加封公追封為王
追封為公合封三代者照依追贈封爵一體
封其襲爵子孫非建立奇功異能生死只依本
爵按中山開平岐陽寧河東旣黔寧以至永樂
中東平洪熙初河間諸王皆用此例而開平獨
三代得謚此雖 人主恩禮之篤尚沿前元舊
制耳岐陽初以父隴西恭獻王貞而上推為郡
公侯歿後始得與中山王同封誥襲封之公得
為王者朱氏二人曰平陰曰定襄張氏一人曰

寧陽襲封之矣得為公者三人曰鄆國宋瑛
國陳瀛涼國吳瑾其他或自伯進侯或自侯進
公者也律文凡文官非有大功勳於國家而
所司朦朧奏請輒封公侯爵者當該官吏及受
封之人皆斬其生前出將入相能除大患盡忠
報國者同開國功勳一體封侯謚公若拘此律
或云謚字疑贈字誤也或云生曰封死曰謚則
侯固可以生封也然以生前之說考之則公侯
皆當於死後追封永樂中姚廣孝之贈榮國乃
其例耳成化中威寧伯欲進封以例與律不合
而止至正德討寧王賞格領軍內官將官併提
督巡撫等督兵擒斬宸濠等俱封侯則與此律
異矣然新建功成之後止開伯封無有議及公
侯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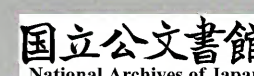
勲武限制

勲武大臣其職及於大將軍總京兵其榮及於
朝賀班首代祀天地知經筵監修國史
王進士禮部宴而已至於國政大小自兵事

外雖以徐中山之正位中書張定興之累朝
者顧亦不與也唯天順初總兵忠國公亨太平
侯軌以迎扈自恣凡所論薦閣部大臣以至
移易撫鎮靡不如響正德末都督朱寧掌司隸
平虜伯江彬握兵樞咸冒國姓負殊寵至擅
自批奏下所司一時歛張甚然是數人者不久
皆敗薦紳先生亦以濁流目之至近日而陸氏
益橫矣陸氏始由禪校拔起主緹騎其敏銳果
驚有以結主知而威衆耳目為閣大臣
既屢起大獄中外咸重足而立側目而視
矣兵之黜陟戶工之出納刑曹之讞比咸取
決給事御史半由其門進矣可畏哉

公侯伯典制

我明之制公侯伯子孫不世襲者謂之流公流
侯流伯大抵流公為侯流侯為伯流伯則指揮
使耳俟其更有大功方許世襲
誥軸一品玉二品犀洪武中公侯誥軸用玉伯
用犀蓋是時伯止二品故也後伯既位在一品



上所宜改正前正一品始出於外今朝會公侯伯班遠在一品之上其所任五府
僉掌京營留都守備操江各挂印總兵而已持
蔡邕獨斷列侯功德優盛朝廷所異者賜位特
進位在三公下其次列侯位次九卿下皆卑冕
文衣侍祠郊廟稱侍祠侯其次下士但侍祠無
朝位次小國侯以肺腑宿衛親公主子孫奉墳
墓在京者亦隨侍凡會謂之猥朝侯愚謂此東

之制當然耳若西美則不爾畏朝侯者
親指揮之類也此法極可行於今凡位

次諸公侯伯襲爵者遞降一二等量材授職
任自參游而上有功有勞則進之極而至於保
傅既加始復本班秩庶幾人知自勵衆無扼腕
矣

魏晉之際定五等爵郡公縣公郡侯郡伯縣伯
子男皆金印紫綬而關內關中二侯位顧在子
男下自晉及陳襲封者爵邑冠服如舊而起家
則為尚書郎太子舍人洗馬別駕其職甚卑唐



宋則親王一品在三師三公下郡王國公從一品視東宮三太郡公以下有差以故國初仍元之舊郡公勳為護軍郡侯階為懷遠大將軍至洪武三年後伯尚二品然則自東漢而後公侯伯之品未有尊於今日者也

公孤階勳

高帝散丞相之職於六卿而以都御史司風紀加官如詹徽茹瑄不過太子少保亦二品也建文繼進六部尚書正一品蓋欲使之與左右都督同而不知爾時都督皆武臣百戰而得之

故薦紳多殉節而介冑咸解體終文皇世

二十二年贈太子少保亦不復加矣仁宗

始置師保以加襄夏西楊之積有勞勳者其後

為定規文臣尚書太學士之加極於少師而公

侯遂至三公則援徐中山之例而加張定興也

弘治十八年加劉文靖特進光祿大夫左柱

國是時文靖已為少師故寧破例與正一品之

階勳而不敢議及三公愚以為高皇帝特

設三公為文階則大臣之勳德隆重者似亦不必靳避也。高皇帝之罷丞相以權重耳且其時自李韓公劉誠意後無肺腑股肱之託與勳舊足稱者故不設也。今以三公論道之尊而付之統綺之輩以燮理經邦之責而止於貳公之秩輕重不亦懸殊哉。

會典所載正一品初授特進榮祿大夫加授特進光祿大夫上柱國或左右柱國從一品初授榮祿大夫加授光祿大夫柱國為文武階勳而實有不然者。洪武三年唯韓國公善長魏國公達為特進光祿大夫左柱國而曹宋衛鄭四公皆榮祿右柱國也。至於列侯亦為特進榮祿柱國。唯九年進封信國公和廿七年進封梁國公胡顯皆光祿左柱蓋一時之特恩耳。永樂因之曹國公景隆加光祿左柱而淇國公福成國公能仍榮祿右柱其列侯皆如洪武蓋五十餘年而文臣無加一品者武臣自都督以下雖一品亦絕不聞柱國之授。宣德中蹇少師義揚少傅士

奇至九年滿加僅榮祿大夫而已正德四年實
錄成士奇與少傅楊榮俱進柱國少師蓋以為
賞功之殊恩而非考滿之恒典也成化初特加
李少保賢最後加萬文康安而吏部遂以如尹
恭簡是矣其後王端毅恕以滿考亦得加柱國
而兵部馬太保文升繼之矣弘治十八年劉少
師健遂超加特進左柱國而李文正東陽繼之
矣

前朝位三公而冠以開府儀同三司之階國
之曰之後正其謬改爲特進光祿大夫是矣
勳有三治上卿正治卿以此於古之九卿而階
仍資德中奉大夫乃至三公三孤猶帶光祿大
夫而三品中大夫其官又自有光祿卿似亦未
為盡妥也

高皇帝之世三公不以贈群臣唯開平王得贈
者蓋其時韓公加太師魏公加太傅而開平當
得太保故耳若開國公贈王侯贈公伯贈侯都
督贈伯此特設以待高勳者
宣英之世少

師蹇義楊士奇楊榮少保夏原吉楊溥俱得贈
太師蓋一時特典而戶部郭資金濂工部吳
中後先贈伯則借軍功為辭寔三公不以濫及
耳非謂伯爵為優也

天順改元少傅太子太師禮部尚書胡濙少傅
太子太師吏部尚書王直少保太子太傅工部
尚書謹身殿大學士兼東閣大學士高穀以老
辭師傅保二職 詔許之各以尚書大學士致

仕後俱贈太保成化乙巳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尹旻革太傅為太子少保再革少保以尚書
仕後亦贈太保蓋猶用保傅例加也

宋以太師太傅太保為三師太尉司空司徒為
三公以加宰執之隆重者然太尉在太師下太
傅上至徽宗初始以少師代太尉少傅代司徒
少保代司空而別設太尉冠武階在開府儀同
下 國朝之制大概因之而無太尉愚謂亦宜
設此官品視三少以加邊將都督之有勳勞者
庶名器不為濫也

殿閣事例

洪武末設華蓋謹身文華武英諸殿文淵東閣
大學士俱正五品華蓋以劉仲質邵質文華以
全思誠鮑恂余銓張長年武英以吳伯宗文淵
以朱善宋訥東閣以吳沈為之而無所領惟從
容備顧問而已其後罷不設建文中華大學
士止設學士而以謹身為正心然亦竟無授官
永樂始以胡廣楊榮金初孜為文淵閣大學士
員閣務洪熙進楊士奇華蓋楊榮無謹身黃
金幼孜兼武英獨以光祿署丞權謹為文華
大學士無兼官亦不預閣務謹去後文華至今
不設大學士得非以皇太子講讀之所故耶
此殊不可曉嘉靖末以華蓋殿為中極殿謹身
殿為建極殿首以徐階文輝充建極殿大學士
而中極自隆慶初始補李春芳
洪武初設弘文館學士不言品秩劉基危素睢
稼胡鉉王大中羅復仁為之尋革至洪熙元年
章皇帝復建弘文閣於思善門右以儲經史備

顧問翰林學士楊溥掌閣印 帝手授之侍讀
王璉五經博士陳繼吏科給事中王榮參其事
不久併閣務入文淵閣溥亦辦文淵閣事

左右春坊大學士與正學士同品洪武中無任
之者當亦以為衍耳建文以任董倫永樂立東
宮李至剛為左解縉胡廣楊士奇因之解縉為
右黃淮因之洪熙曾榮為左王英為右景泰商
輅為左彭時呂原倪謙因之劉儼為右劉定之
因之逾五十年而弘治癸亥會典成以左

兼讀學遷中允楊廷和

上疑而問之內閣

實對乃已廷和竟遷不設贊善大夫正五品宋
濂嘗為之後止為贊善從六品司直以下亦不
常設

殿閣大學士不預閣務者陳山宣德四年出教
內豎張瑛宣德四年丁憂服除掌南禮部

預閣務不與閣臣職者宣德中 詔少師吏部
尚書蹇義少保太子太傅戶部尚書夏原吉輟
部事朝夕侍左右 顧問賜珊瑚筆格玉硯條

旨然不與閣臣職

內閣臣不由甲第者楊文貞以薦辟胡若思陳
汝靜張子玉以鄉舉○其初不由翰林者黃文
簡以中書舍人文貞以審理副胡若思以桐城
知縣金文敏以給事中俞綱以審理與王毅愍
薛文清俱以御史李文達以吏部主事劉宇曹
元俱以知縣袁榮襄以長史張文忠以南刑部
主事桂文襄以知縣方文襄以禮部主事夏文
愍以行人○其入閣之先不帶翰林銜者王毅

愍以左都御史江世用以刑部左侍郎俞綱以
兵部右侍郎徐元玉以左副都御史許道中以
太常卿薛文清以大理卿尹文和以兵部左侍郎
焦孟陽以吏部尚書王文恪以右侍郎楊文
志以南京戶部尚書楊文襄許文簡俱以吏部
尚書入若毅愍文清文襄文貞終始不由翰林
尤為特異俞綱劉至大僅一履任而已解大紳
出為廣西右參議張子玉出理南部猶帶殿銜
俞綱出佐兵部以南禮部終江世用出為工部

尚書許道中出為陝西參政以南禮侍致仕徐
元玉出為福建參政尋就逮戍岳文肅出為欽
州同知戍以興化知府致仕自岳後無下遷者
矣

按內閣臣職在司內外制而已未有所謂調
旨也自宣德中大學士二楊公與尚書寒夏始
有調旨之說而二楊公復以位尊惡煩特奏
以少詹事兼講讀學士曾榮王直王英專知

誥勅然內閣實總之後榮卒直英遷禮部侍郎
仍司內制直出理部事遷吏書英出理部事而
以侍講學士陳循馬愉侍講曹鼐代之尋革併
入內閣弘治甲寅復奏以學士李東陽兼禮部
右侍郎掌誥勅說者以為李公入閣地也
李入閣太常卿程敏政代敏政以禮侍致仕禮
侍傅瀚代瀚遷尚書吏侍吳寬代以尚書卒太
常卿張元禎代元禎以吏侍卒詹事楊廷和代
廷和改南京戶部左侍郎吏部尚書梁儲代儲
改南京吏部尚書劉忠代忠入閣禮部尚書白

卷三十一
後集
十五

鈇代鈇卒吏部侍郎靳貴代貴以禮書入閣吏部侍郎蔣冕代冕遷禮書入閣禮部尚書毛紀代紀入閣禮部尚書劉春代春卒禮部尚書李遜學代遜學卒吏部尚書石珪代珪入閣吏部侍郎賈詠代詠入閣禮部尚書吳一鵬代鵬出理部事吏部侍郎溫仁和代以憂歸自是大學士張桂等密疏不宜設而旨罷矣

按東閣在左順門廊接史館雖有大學士官其職在文淵閣而司誥勅官多坐東閣為待從之長故搃謂之閣老然非參預政務非真相也嘉靖末內閣以其兩制官不文始奏設翰林講讀史官分掌外制而武臣誥勅仍用其屬之能文者理之若詔赦勅草之類仍用閣臣翰林諸臣不得與○初在內閣不以首次輕重弘正以後居首者始秉筆地望與次相懸絕矣

六部尚書事例

吏部尚書輟部事預機務者蹇義○兼兵部尚書者汪鉉○兼都察院左都御史者詹徽○輟

部事掌兵部者楊博○輟部事兼左都御史掌

院者屠濬○出巡撫者蹇義永樂十七年趙新撫南直隸

正統四年以左侍郎撫淮南山東正統十三年陞尚書仍出撫

戶部尚書出揔督宣大者余子俊○總制三邊

者秦紘○治水者夏原吉

禮部尚書掌通政司事者張文質陳經○掌鴻

臚寺者施純○兼掌太常寺者呂震劉爰田景

賢俱進士蔣守約樂舞生永樂年任李希安樂舞生天順年任崔

志端樂舞生私治年任徐可成陳道瀛俱樂舞生嘉靖年任○行

邊者趙羽由學士○勘夷者黃綰嘉靖年任學士勘夷

南夷尋奪職○掌制勅房者張駿華亭人由生員正德五年加尋平

掌太醫院者許紳嘉靖年加由醫士○專修藥弭者盛

端明顧可學俱進士○揔理宮觀住持掌道教者

邵元節陶仲文

兵部尚書提督團營及協理戎政者李承勳伍

文定王廷相劉天和史道王邦瑞江東趙炳然

王崇古劉應節陸逢時楊兆凌雲翼張佳胤傅

希摯鄭洛○掌都察院者李承勳王廷相汪鉉

毛伯溫景泰二年出鎮浙西趙錦○鎮守者孫原貞

○贊理軍務者劉儁陳洽李慶永樂洪熙間俱贊理征安南軍

務○充行邊使者翟鑾嘉靖十八年改任按行九邊○督理

河漕者凌雲翼○巡撫者呂光詢雲南巡撫加陞○掌

布按二司者陳洽掌交○掌布政司者茹瑞文建

元年出掌河○兼大理寺卿者王驥程信南布政司

刑部尚書燕左都御史掌都察院者洪鍾○摠

督軍務者亦洪鍾○鎮守者薛希璉○巡撫者

趙魏源工部尚書專提督工程者李友直吏員宣德年任其為

霖毛伯溫周叙俱專樊繼祖嘉靖中寧顧璘嘉

中專督承天大工何起鳴萬曆初專曾同亨萬曆初陞

○摠督軍務者石璞正統七年出督白圭成化

摠湖廣軍務不修闕才寬正德中兼左都總制趙文華嘉

中提督大軍征倭不作闕○總理河道者周用嘉靖中起振

○治河者朱衡吳桂芳潘季馴○巡撫地方者

周忱正統十三年由巡撫南王永壽李充嗣正

○督易州山廠者萬祺由令史成○掌大理寺

餘州史斗後集

寺者杜銘楊守隨○兼大理寺卿者石璠正統中

廣東軍功兼趙榮天順中以預平曹欽功兼俱支俸○掌通政司者

俞琳鄭紳倪光薦○掌制勅房者周憲疇不知何許

人由儒士正○管工作者徐杲工部匠籍由木匠嘉靖四十一

年陞任加正一品服黎澄故安南國王弟也以歸順專管大器軍器

景泰中陞任○管吏部左侍郎事者董份

用印之等

皇后東宮各主府俱用金寶東南諸國俱用鍍

金銀印其朝鮮日本李泥國主合密忠順王

刺西番王俱金印宗人府五府六部都察院

都司布政司衍聖公張真人用銀印應順天府

三品俱銀印文淵閣五品亦銀印印特小用玉

筋篆印總兵用銀印柳葉篆永樂間灌頂國師

烏思藏闡化王用玉印螭紐金匣龍袱

考察之法

成化中用吏部尚書李裕言外官考察自貪酷

老疾罷軟之外復設才力不及對品改調別省

嘉靖間用吏部言才力不及外官調用俱降一

級

巡撫之始

偶有問巡撫所始者記會典始永樂十九年然
 不得其實也聖政記志之永樂十九年勅吏
 部尚書蹇義給事中馬俊往直隸應天等府州
 尚書金縢給事中葛紹祖往四川都御史王彰
 給事中王勵往河南都御史虞謙給事中許能
 往浙江侍郎郭進給事中張雲往江西侍郎楊
 勉給事中徐初往福建侍郎郭敦給事中陶行
 往順天等府州侍郎李景給事中劉渙往山東
 少卿周納給事中劉蓋往湖廣大理寺丞郭瑄
 給事中爻其往廣東大理寺丞孫時給事中蕭
 奇往山西通政參議朱侃給事中楊春往廣西
 共二十六人巡行天下撫安軍民

提學官之始

宣德間用少保黃福言添設提學官擢兩浙益
 運同知胡軫為副使欒林知州劉虬監察御史
 薛瑄高超工部郎中高志吏部主事歐陽哲修

撰王鈺編修彭琉檢討陳祚康振國子學正莊
觀俱僉事湖廣檢校程富建寧教授彭勗俱御
史軫浙江軋湖廣瑄山東超福建志山西哲河
南鈺江西琉廣東琢廣西振四川觀陝西富非
直隸勗南直隸給勅書提督學校事

京堂子弟迴避

吏部職掌父兄見任兩京三品京堂子弟不得
考選科道或父兄在家奉 旨起用子弟見任

科道例當迴避查該資俸題改別衙門隆慶之
年陸樹聲起禮部尚書其弟樹德見任禮科給
給事中題陞尚寶司卿按天順元年陝西巡撫
侍郎耿九疇入為左都御史其子禮科給事中
裕以父為總憲大臣子居言路不便改翰林院
檢討正德初許進為兵部尚書督團營其子給
事中誥改檢討讚改編修蓋用九疇例也後侍
郎劉龍弟夔太僕卿張忠弟思俱以給事中改
檢討侍郎閔楷姪煦以御史改編修然諸臣皆
不及考九年轉講讀而以遷及謫去獨耿裕自

裕州判官後至修撰祭酒遷理部事而許讚用
吏部尚書久次入闕耿之得為其院修撰初以
廢言士故也故兵部尚書王邦瑞摠團營子正
國自刑科都給事遷通政司參議亦非自樹德
始

南京守備協同參贊坐次

正統中襄城伯李隆止中坐戶部黃少保福左
側坐公退左右對坐少保率兵部徐侍郎左側
坐○襄城去豐城侯李賢代余侍郎陞尚書仍
左側坐都督趙倫協同地平下左側坐後寧靖
遠伯王驥代徐尚書為總督與豐城分左右正
坐○寧遠伯任禮代豐城仍在右靖遠伯還朝
徐尚書復來杜侍郎寧始推尚書與寧遠分左
右正坐張右都純監督操軍不預守備事下教
場與徐尚書分左右正坐張都御史在左趙都
督仍舊坐戶部張尚書鳳來右邊稍偏正坐戶
部歿張都御史陞兵部尚書叅贊右邊正坐○
寧遠告老平江伯陳豫代與張尚書仍分左右

坐○平江去張尚書致仕魏國公徐顯宗代平
江獨正中坐鎮遠侯顧協同右邊稍偏正坐兵
部蕭尚書維禎參贊鎮遠坐左魏國鎮遠俱沒
蕭尚書獨右偏正坐○成國公朱儀代魏國如
魏國坐兵部尚書李賓來如蕭坐馬都督良協
同地平上右側坐李尚書馬都督皆還朝兵部
程尚書信來如李坐後添設泰寧侯陳經協同
與程尚書分左右正坐泰寧左○泰寧去漕運
定西侯蔣純代如泰寧坐程尚書去吏部崔尚
書如程坐崔尚書去左都御史王恕來尋陞

部尚書如崔坐○定西侯還朝新寧伯譚佑代
如定西侯坐王尚書巡撫兵部薛尚書遠來如
王坐○新寧還朝太子太保豐城侯李勇代如
新寧坐薛尚書歸陳尚書俊坐如薛 已後守
備參贊坐大約相同惟增內守備太監據首席
而協同者為侯伯則上坐都督則側坐耳

大臣朝班

朝班有不盡同位次品格者記於正統中王文

自禮部左侍郎拜吏部尚書胡忠安在
宣廟時已正位宗伯蒙 恩眷文端又其寮案
故其時班次先胡浹而後王直蓋不以部分為
次序也景泰初元胡加太子太傅王加太保其
後俱加太傅俱兼太子太師而仍以胡為班首
天順初吏部尚書王翱辭宮保而左侍郎李賢
入內閣進尚書兼學士然每朝班宣召俱稱王
翱李賢最後李加少保王始居次蓋不以閣部
為次序也成化中兵部尚書王越封威寧伯請
定朝班於內閣大學士萬安劉珣劉吉吏部
是下許之蓋不以爵而以職也余自乙巳抵京
見朝班中吏部尚書熊浹加太子太保不一月
以太廟工完而并為霖自工部加少保太子
太保唐龍自兵部加太子太保其遂班熊之下
唐之上若以部序言則不當居唐上以爵序言
却不當居熊下又故事尚書加太子少保者仍
依部序余所見 今上時聶兵部豹加太子少
保少傅尚在李吏部默下而甲戌朱工部衡以

太子少保在張吏部瀚上似俱未有定論也

京官路避

按會典禮儀定式凡駙馬遇公侯分路而行一品二品遇公侯駙馬引馬側立須其過二品見一品二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遇公侯駙馬引馬迴避遇一品引馬側立二品趨右讓道而行三品趨右讓道而行五品至九品皆視此

而差大率遇高三級以上官引馬迴避二級

引馬側立一級趨右讓道而行品級相等者分路而行如有親戚尊卑之分聽從迴避其遇公侯駙馬皆引馬迴避凡內監官出入遇駙馬於道必須下馬遇公侯一品二品官引馬側立遇三品四品官分路而行百年以來俱無遵守自余舉進士京師所知者文職雖一命以上不避公侯勛戚大臣而其相迴避亦論官而不論品秩如六卿見內閣則避吏部尚書遇內閣下與揖五部尚書侍郎至左右副僉都通政使大理

卿遇吏部尚書亦下輿揖其他尚書以下至通
 太二司寺丞參議亦分道而九卿則太常府尹
 與侍郎副都御史同品亦避矣翰林則止避其
 三老及其長之為學士而初入館者雖吏部尚
 書亦不避矣九卿不避大理卿通政使僉都御
 史與給事中同御史避大理僉都尚書不避通政使
 它部屬以下則皆避矣南京則九卿以至給事
 中俱與尚書分道矣余後二十年入為太僕則
 開吏部尚書久已避內閣不致九卿而諸寺郎
 副僉都御史通大之長皆避吏部尚書矣內閣
 出行雖奉御火者單騎與公侯內閣分道而馳
 矣下凌上替惟勢是競弁髦 祖宗之制而不
 之講深可歎也

誥命金墨書

國朝誥命一品鶴文綾錦縹玉軸然止是墨書
 予為郎時偶會尚寶司丞東萊毛公云其祖太
 保文簡公紀贈 誥欲謀之內閣誥勅官用泥
 金書予恠誥其故云夏少師四代 誥皆嘗金

書之蓋乘 上不省故也 因憶元時群臣請為
 太師秦王伯顏金書 誥伯顏時方握天下重柄
 禮絕百揆而人主猶難之 與翰林院臣議止許
 金填皇帝聖旨四字 後仍用墨萬曆初宣大總
 督太保及衍聖公俱用金書 誥軸給事論劾
 波及太宰 詔改正不問 余初欲載異典中以
 非 特恩故削之

京官品服

宣德中御史言在京文武百官原有舊服 麒麟
 花樣及未五品繫花帶 詔出榜禁約 又麒麟

用女伎樂至左都御史顧佐始奉革之 當時法
 網之寬如此 上復有申明 今惟六部五府署
 郎中員外郎經歷從五品 然不敢繫花帶而服
 色俱用白鵬武職署都督以下俱得用金玉犀
 帶不知自何代始也 其服色一二綉獅子今不
 聞有虎豹熊羆以下無不獅子者 此所當禁革
 也

恩詔進階

自明興來遇恩詔文職五品以上以禮致仕者或進一級或進階一級則名銜服色因而改易見前後所載行狀誌銘之類可攷也今上詔書文職五品年六十以上致仕者進階一級自是朝覲考察及被論併考察閒住者輒妄引前詔致仕而至是進級矣甚至署郎中事員外郎主事者詭稱實授亦進級矣或聽調聽降不欲進者亦進級矣所至金緋黃蓋填溢衢道而尚書左右都御史往往腰玉聲流京輦間物論不平有給事中上疏謂進階者本階也如原奉議大夫止可進奉政大夫原奉政大夫修正庶尹本階已盡始得進朝列大夫易金緋而諸考察朝覲私罪問革之類不與焉於是應進本階者天下不過百人而改易服色者幾無一二然其衣緋蓋黃腰金玉者如故也若給事疏論終屬未妥詔內明言進階一級階者本階也級則品級也須隔品方可謂之級且詔旨於見任官時有陞一級者及陞俸一級者將

安所取衷乎 今上詔書代言者知 前詔之
不明遂改為進本一階而天下之應被 恩澤
者益寡矣且林下之人何知階愚意以為莫若
查照 累朝事例明言文職不拘大小官員以
祈致仕曾經考滿者進入 以未經考滿者與考
滿階何其明白忠厚乎

王親出

弘治中大理 卿王輔係 王親吏部尚書屠

瀟以 王府親戚不得為京朝官出輔參政去

任滴卒按

宣宗朝秦府永壽王言其妹

配行在右通政李錫子珍 詔以錫居喉舌地

不許此屠之說所由起也夫猜宗室示以不廣

一也錮人才遺恨 聖世二也此所宜速處者

也

中官任使

高帝時中人不得預外事見公侯大臣叩首唯
謹至永樂初狗兒諸閹稍稍見馬上之績後以
倦勤朝事漸寄筆札又乃稱肺腑矣太監鄭和

等以奉命率舟師下海中諸夷而中人有出使者矣西北大將多洪武舊人意不能無疑思以腹心叅之而中人有鎮守者矣王振時上春秋少不日接大臣而中人有票旨徑行者矣在內諸司最貴重者曰司禮監次內官御用司設御馬諸監惜薪司曰近侍牌子曰掌刑於外職最雄者曰提督東西廠西廠成化正德間暫設俄革曰提督十二團營五軍營曰南京守備曰兩廣總鎮及各處鎮守後納張文忠議各處鎮守以漸取

直後又採王尚書邦瑞議革團營五軍營提督今之存者唯內諸司東廠及南京守備而已

中官淑慝

中人謀大逆者二人曰曹吉祥曰劉瑾亂政者十人曰王振曰牛玉曰汪直曰梁芳曰童興曰李廣曰魏彬曰谷大用曰張雄曰張銳謀叛者二人曰喜寧曰畢真賢者四人曰金英曰黃賜曰懷恩曰張佐忠者二人曰雲奇曰何文鼎有邊功者二人曰鄭和曰劉永昌功與罪當者二

人曰蕭敬曰張永

中官濫服

穆宗主入廟有大瑞三四皆冠進賢祭服以從
余謂太廟祭祀不許刑餘之人得與今
從萬乘不得已而縱之入可也奈何輒以祭服
從且中人別自有衣冠故文武臣寮朝服公服
常服彼皆不得干之而今輒自為祭服何也詢
其由蓋內府中雷電并之神例遣中官而創為
祭服大不可欲白之當事者而不果後考唐昭

宗世上將祀園立故事中尉樞密皆襖衫侍從
僖宗之世已具襴笏至是又令有司制法服宰
相孔緯及諫官禮官以為不可上出手札諭之
曰卿等所 王當事有從權勿以小瑕遂妨大
禮於是宦官始服劍珮侍祠蓋楊復恭輩欲之
也於戲唐昭宗之世固宜然哉

縣令寵銜

太祖時縣丞葉宗以政績卓異升吏部主事縣
之吏民伏闕請留 詔吏部錫宴賜鈔幣還職

後卒官愚謂此非所以旌賢勸能也或超為本
郡或以京銜掌邑如唐宋故事可耳又永樂宣
德間河南劉綱舉進士為寧州知州歷九考加
至二品服俸數年竟以知州致仕蓋 祖宗朝
上下不甚懸殊傍人亦無軒輊庶幾為吏長子
孫之意以故能久任耳綱少傳字祖真所謂公
慙長者也

土官名銜

撫招討皆土官也今列於文職中以故
正德中之安氏與彭氏得加參政名銜又冠其
體蓋尊故官爵至是然不足鼓舞也其便若
改列武職加流官名銜自都指揮僉事以至都
督不妨節制如迤東之虜庶於事體為宜耳

兼掌文武印

正統中尚書楊善以興濟伯掌左軍都督府兼
禮部事成化中湖廣左布政使陶魯兼廣東按
察副使正德中江西右布政使吳廷舉兼按察
副使嘉靖中山西右叅政王綸兼按察僉事

部臣兼學士銜

學士 祖宗朝各部任事尚書侍郎例不帶兼
止是內閣以下至官詹有兼耳今而 祖宗之
法大變要之侍郎兼學士者始自張桂也吏部
尚書兼學士者亦始自桂及方也皆大禮進用
者此法可正也

翰林書散階

文臣署官俱書散階於職銜之上唯翰林書於
下或云始自 文皇時不然也觀遼金史知
元時亦然矣

大臣賜坐

朝儀凡文武官於 御前賜坐遇有大小官員
奏事必須起立候奏事畢復坐不許亂坐失儀
如有特 旨賜坐則復坐今 御前賜坐者絕
無唯 賜宴尚存坐禮 國初文武大臣燕見
尚得侍坐至 宣廟時尚有寒夏二楊輩已
後雖 孝宗之敬禮老臣今之信任張桂劉
李謝受握手之顧楊蔣毛弘定策之勛亦未嘗

有坐者戊戌之後長跪竟日丙午而還召對亦
希獨陶仲文入見特令坐上候送至庭至
御座亦徹龍鳳之飾以示不獨尊尊師重道故
當如是也

大臣從遊直宿應制

宣宗時始召大臣張太師輔蹇少師義楊少傅
士奇夏少保原吉楊宮傅榮金宮保幼孜於西
苑騎從遊宴賦詩又召前少保黃淮以瘵疾特
賜肩輿天順中內閣李尚書賢彭少卿時呂學
士原吏部王尚書翱戶部馬尚書昂亦數與游
從鼓琴閑射宴飲今上癸巳召張少師孚敬
李少保時方少保獻夫程殿學鑾游萬歲山諸
處有春游倡和集戊戌上奉 慈寧汎苑海
召郭翊公勛夏李二少傅顧少保從後多居西
苑齋宮而四臣與今分宜相不時宣召至夜分
多寓宿內侍未有直廬也己亥始 賜無逸殿
左右廂分居應制供玄壇青辭之作今列於後
太師郭翊公勛太師朱成公希忠太保崔都尉

元太傅仇咸寧鸞鄜都尉景和少保方安平承
裕太保陸都督炳太保朱都督希孝已上勳武臣
師夏殿學言少傅翟殿學鑾少師嚴殿學嵩少
保費尚書宏宮保張閣學治少傅李殿學本少
師徐殿學階歐宗伯德宮保李太宰默宮保王
宗伯用賓少保吳宗伯山少傅袁殿學煇宮保
嚴殿學訥少保李殿學春坊少保郭殿學朴尚
書高殿學拱諸公前後許乘馬出入獨嚴以年
老得乘腰輿已又以八十特賜乘肩輿為希
特之典夫腰輿可也天威不遠類咫尺而
然肩輿豈直無下拜而已哉

爵謚特異

古無三公三少相兼者獨錦衣陸炳以太保兼
少傅真人陶仲文少師兼少傅少保人臣謚無
四字者而真人邵元節謚文唐榮請陶仲文謚
榮康惠肅皆近時事也余既紀之異典以其尤
異故特錄於此

聽辭二俸



嘉靖中嚴相辭伯爵祿不許聽辭舊支正一品
尚書二俸按伯爵祿千二百石今定本色八百
石每石折銀七錢折鈔四百石正一品俸千七
十石尚書俸七百三十四石則當為千八百四
石矣是反奪其俸六百石矣豈一二品俱止二
分本色以是厚薄耶或前二俸不住支也

瑾黨超陞

張綬以文選郎中超為右僉都御史至吏尚胡
汝勵以知府遷府丞府尹至兵侍督宣大進兵
尚劉機以知府遷太僕至戶侍戶尚朱恩以副
使遷按察使布政副都南吏侍以至禮尚首尾
只三年瑾黨之超遷此其尤驟者矣

處敗績大帥

永樂中丘洪公福覆十萬之衆於虜雖身膏草
野而追削爵家發海南蓋重其敗績之罪而
畧其死事之忠也以靖難元勛而猶不免如此
故受服之日凜若嚴霜好謀萬全撓敗自少厥
後柳安遠陷安南七萬人以身死故贈融公謚

襄敏至沐定遠麓川之捷擁兵不救以至喪大
將身亦知罪飲醜朱平陰久為禁帥戎政不修
出陷也先五萬騎無一矢還者遂致犬羊憑陵
乘輿失守猶各贖以王爵加之尊名固云國
家忠厚之道然軍律且懈飛捷漸希竊謂前之
處淇公雖近傷恩而後之處融國定遠平陰不
免傷義任事之臣有不得不任其責者矣

原宥縣丞

宣德中上聞內官內使差遣在外者多貪縱
為害已嘗罪其尤者既而以太監劉亨清謹
良命同監察御史馳往各處盡收其資橐併
人械送京師既還道經故城其縣丞陳銘素
悍暴又時大醉而醜聞有內官至更不問所從
來輒奮前摔寧而手擊之御史莫能止遂奏聞
逮至上曰丞固可罪以其一時誤聞姑宥之
侍臣或言銘酗酒擅擊朝使陛下縱舍之何
可使復任不上曰朕既釋之矣彼當因此知改
過也

誅籍錢寧

錢寧家世不知所出幼時其父鬻為太監錢能
養子冒錢姓正德初逆瑾用事能結納之寧因
得見 毅皇帝寧為猥狡柔佞善伺察迎合
大被寵幸賜姓冒功陞錦衣衛正千戶正德五
年瑾謀逆事露寧以計免尋陞左都督掌錦衣
衛事典詔獄權日益重恣肆無忌引樂工臧賢
回回人於永及番僧等相比昵為奸請於禁內
建豹房新寺日侍 毅皇帝畋游為娛樂蒙

蔽聰明招權納賄偽旨傳陞各邊將官及鎮
內臣所得金銀珠玉以數百萬計時宸濠久蓄
異志寧得濠重賄因與圖復護衛屯田且令濠
數進金玉玩好每進必賄寧以達寧又伺 朝
廷動靜泄之於濠正德十四年五月濠逆謀益
著言者益力 毅皇帝遣太監賴義駙馬都
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按其事寧密令偵卒
林華蕪程以報濠即舉兵不逾月就擒而寧之
奸逆始露乃捕寧及其族屬皆下獄會太監張

永亦發其奸事下法司錦衣衛雜治 教皇

帝崩 肅皇帝即位磔於市仍揭寧罪狀并

繪處決圖榜示天下寧以廝養小人依憑城社

遂至黷貨無厭黨逆成奸幾危社稷便嬖愴邪

之能亂政如此

賜外國人進士

洪武辛亥高麗國人入試者三金濤登三甲第

五其國之延安人也授山東安丘縣丞歸為其

國相○景泰五年甲戌進士黎廣交吐清威人

阮勤多習八勤仕至工部左侍郎○天順四年

庚辰阮文英慈山人何廣扶寧人○成化五年

己丑王京嘉靖二年癸未陳儒俱交吐人儒仕

至右都御史

朝鮮科目官制

嘉靖辛亥秋習儀 朝天宮見朝鮮使臣任虎

臣問其年四十五為刑曹簽判猶中國刑部侍

郎也秩從二品中辛卯進士授翰林應奉擢世

子說書累遷觀察使京兆尹以至今官因言其

余州史料 卷三十一 彙集 三十九上

國三歲一開科取子午卯初場試經義論二
場表誥三場賦策某科某為吏曹僉判某科某
為知府某科某某等為吏禮各部郎中主事其
左右議正一品六曹判書正二品左右正判從
正一品觀察使凡八道

寬政庚申

英蔭山人何廣井宰人。太山

天

天

